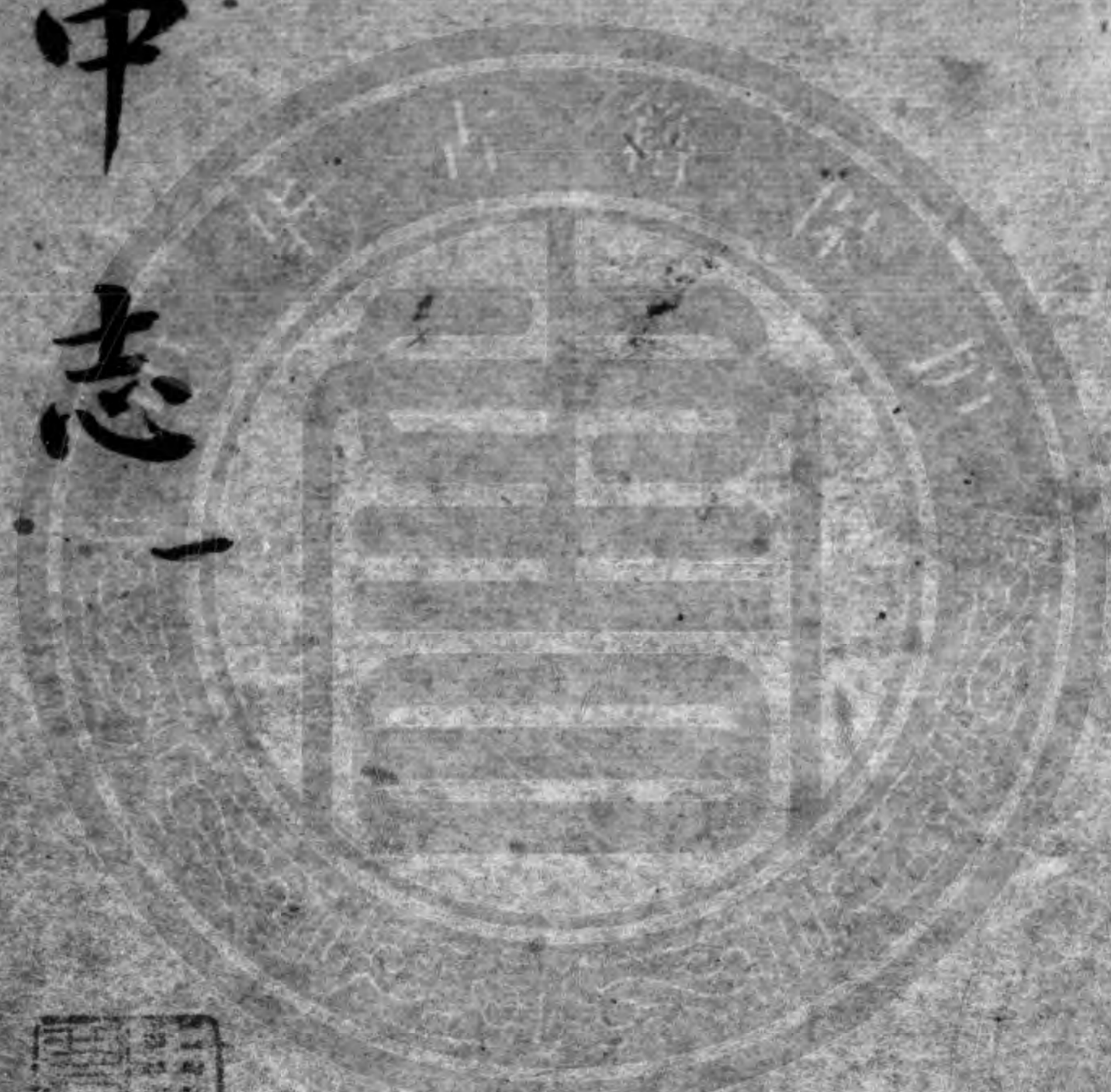


酌

中

志



此係清初抄本玄弘均不缺筆

陳仲魚舊藏又崑靈石楊氏均有印記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日重閱後記

十中



酌中志自序
累臣若愚死罪死罪叩首叩首洪惟我
祖奮興淮甸混一華夏聖德神功超軼萬
古創交結近侍官員之律禁扶同奏啓之
條立法垂統亦嚴且密矣迨宣廟建內書
堂則內官不許識字之禁不得不開然而
累臣今日敢曰立言也乎顧名節所關又



一五五〇年正月二十日
東園身山
東中惠書
又私書
不勝
不勝
不勝

十一

寧容以無言也謹以見聞最真庶可傳信
匡郭已粗脩愈於求諸野如立阻孫宗伯
爰立者的是東光護法恐宗伯來重宣君
父大義波及靈露飲耳許大題目誰其知
之先帝在天能無恫乎言之可爲痛哭知
之安忍不言愧黔技止此未敢侈爲完書
而知我罪我後世自有公論搃臣子大義

在若愚不忍終默者也按皇城中舊制凡
內臣奏事稱呼列聖則某年號老爺今上
則萬歲爺若愚既已失身中涓焉敢沒其
口脞文章家必笑其俚在史家自存其實
也假我數年當有可觀茲畧具二十三篇
以脩遺忘其纍臣本末詳自叙篇中伏惟
神廟慎重冊立東宮之典加以靜攝多年

地天不交上下睽隔門名滋堯母之疑臣
下擇菟枯之集幸祖宗培養者厚國有人
為清議愈重或寄之講學或託之纂言無
非以杞人之憂明綱常之義闡心性淑世
道蓋摠從國本生民起見非有所希覬後
福念也乃傾危者藉此害正人幸主讞者
擔當而弭大患不意葛藤之萌已先滋蔓

遂令玄黃之戰於廟堂者剝斷元氣憂未
艾為謹叙憂危竝議前紀第一後紀第二
淑媛之選廣嗣胤也誕而始封部擬未妥
神廟御簡而後定此益見神廟事之必
法祖燾廟臨御七載今上入紹丕基大聖
人世不間出真非偶然有君無臣之歎中
外共一口焉恭紀燾廟誕生第三今上瑞

徵第四繫臣若愚內小臣耳外之輔弼凝
承槩不敢知內之印厥徽猷芳躅具在登
記垂範豈異人任謹叙三朝典禮之臣第
五上帝好生聖人惡殺刑獄之設實懲一
以警百剗艾以求生求之不得斯死者與
生者兩無憾也非一觸法網便終可盡殺
者焉叙大審平反第六先臣陳太監矩勲
業著于朝端口碑編于區宇若愚不才實
侍左右所生之忝萬死猶慚憶其懿媿嘉
猷安忍湮沒而不彰也謹紀先監遺事第
七洪水之患懷山襄陵猛火之威燎原焦
野逆臣客氏毒機久于醞釀首禍中于椒
闈又何有於宦寺又何有士紳哉撫卷傷
心揮毫淚下謹紀兩朝椒難第八鏡明必

爲醜婦所羞繩直實來曲木之忌唐五王
之禍今乃見於貂璫謹叙正監蒙難第九
五侯之禍張禹佞也梁冀之橫胡廣媚也
鄙夫哉體乾誰握印椎而養亂庇奸既脅
肩諂笑固位八年又黃白買命牖下苟安
追想甲乙丙丁縉紳之禍誰助之耶縱至
老死不知有何顏面對越先帝之靈於在

天叙逆賢擅政第十非表裏何以具衣非
堦筮無以成樂向無沈灌魏廣微種毒於
前崔呈秀等肆狠於後逆賢蚩々總掌東
廠而外廷曲折亦不能盡知即不過欲報
已一二私讐然實自三案之先發有人以
教操假手也是以李可灼之後身無人敢
指摘也叙外來線索第十一衙門雖有內

外之殊官吏各具尊卑之體被時宮壺之
中不止一家貴顯而一家之中又不止一
耳一目今外則網漏吞舟內則莠僵李代
且殷良弼丁紹呂侍高公矣苗全侍宋公
矣張國寧侍金公矣陳應祥吳有兆賈如
臯侍王公矣活口公論可盡掩耶叙各家
經管第十二文書房猶外之通政司也又
如六科也掌印秉筆各家經手內官即內
閣六卿之親近掾吏而已也外來密帖下
人焉能盡知主人推敲在傍誰敢輕重身
不敢出宮門何由而知外事且耳目多弊
不能獨作也活口在敢甘心面質也叙本
章經手次第第十三禎祥之發必有先之
妖孽之來必有基之江京王聖非偶然也

叙客魏始末第十四鈞黨之禍十常侍也
劉瑾八黨六賊附焉吁嗟乎張吁嗟乎蕭
敬亦曾不幸墮落其間今在逆賢羽翼尤
繁文則永貞元雅文輔鼎峙樞推武則應
坤九思良輔分鎮北南親近則良臣明佐
永明秉恭等日侍御前內臣便覽刊列昭
然廢陞弟姪部案存焉叙逆賢羽翼第十
五不盡職曰曠官也出其位曰侵官也觚
哉之歎頗多存羊之心堪涕叙內臣職掌
第十六千門萬戶漢唐麗也茅茨土階唐
虞質也若夫不侈不陋允協厥中惟我祖
宗制度光明叙大內規制第十七重農功
者修耒耜操爐鞴者惜鉗錘小技猶然况
在聖學不有所式後何賴耶叙內府板經

書第十八左氏訊子臧之冠漢人珍仲尼
之履衣佩之間吉凶攸兆盛德之容非無
涉也叙內臣服佩第十九鄉黨著飲食之
詳左傳垂汎祭之誚飢渴之於人亦大矣
然在內臣習染素異叙飲食好尚第二十
河套失而全陝之形勝單虛遼陽棄而東
西之聲援頓隔恢復之舉端在後人惜哉

曾銑懲羹吹瀝世俗恒情馴至於今更堪
搯掌叙遼左棄地二十一一言之善子張
書紳一事之長古人不泯叙見聞瑣事第
二十二逆案所載之外臣無論已自逆賢
以下共三十有六人貴賤貧富各有公評
遠近親疎耳目難掩在體乾欲泯其附黨
之跡而揚維垣霍維華脫卸之疏入矣高

印公利令智昏聽讒蔑理而笑之若愚按
之前列矣上下其手成心故入豈纍臣一
介性命不足干天地之和當聖明解網泣
罪之朝豈宜有飛冤致旱之枉百世而下
寧不令吊古者笑秉鈞司禮之非其人哉
有免爰之雉罹于羅若愚之謂也附纍臣
自叙第二十三

酌中志目次

憂危竝議前紀

憂危竝議後紀第二

先帝誕生第三

今上瑞徵第四

三朝典禮紀畧第五

大審平反紀畧第六



先監遺事紀畧第七
兩朝椒難紀畧第八
正監蒙難紀畧第九
逆賢亂政紀畧第十
外廷線索紀畧第十一
各家經營紀畧第十二
本章經手次第第十三
客魏始末紀畧第十四
逆賢羽翼紀畧第十五
內臣衙門職掌第十六
大內規制紀畧第十七
內板經書紀畧第十八
內臣服佩紀畧第十九
飲食好尚紀畧第二十

遼左棄地紀畧第二十一
見聞瑣事紀畧第二十二
繫臣自叙畧節第二十三

酌中志卷一

憂危竝議前紀第一



神廟天性至孝上事聖母勵精勤政萬幾之暇博覽
載籍每諭司禮監臣及乾清宮管事牌子各於坊間
尋買新書進覽凡竺典冊經醫卜小說出像曲本靡
所不購先臣陳太監矩凡所進之書必冊一過眼如
人鏡陽秋閨範圖說仙佛竒踪等類每歲之中何止
進數次每次所進何止數十部哉因先年神廟曾將

閨範圍說一部賜鄭貴妃於萬曆乙未秋貴妃捐資重刻蓋此書乃呂少司寇坤編纂呂中州人與歸德沈相國鯉有師生之雅最契厚者至戊戌秋科臣戴士衡撰閨鑑圖說跋一篇標曰憂危竝議以呂曾具憂危之疏故拈爲發端仍於恭呂疏內明稱呂某假托此書以包藏禍心云云幸荷神廟聖度如天將士衡薄懲結局至癸卯冬復有妖書國本攸關標名曰續憂危竝議暗行傳布致激聖怒朝野震驚夫此竝

竝議也或史館亦不曾具有全文士紳僅聞其名實不能覩原書爲何等語也前竝議也曾經戚臣鄭承恩刊布頗有見者然後人只知續議爲臣下分水火之端竟不曉戊戌年間已公然顯露矣至今讀之者無不魂驚髮豎愈見神廟聖度真如海嶽之藏垢納污靡不包容者也惟閨範圍說實係先臣矩自坊間購進與呂無與纍臣侍先臣之側每見追論此事即愀然嘆曰外廷疑揣者多大家說夢志在求勝明擠

異已雖誣及宮闈所不惜也云云則是將一清平世
界化爲戈矛角鬪之場誰作屬階至今爲梗懷遠識
達國體者心竊憂之非一日也夫宗社本計莫重於
冊立東宮史乘所需惟貴於明白確實累臣世受國
恩留心採聽密爲纂輯不覺盈帙謹將鄭戚畹之辨
寃續言並皦生光之續憂危竝議冠之篇首以脩主
持國是留心史乘者採焉鄭戚畹辨寃言序畧聖主
建極明倫敦仁洽愛日召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朝
暮膝下課業程學耳提面命父子熙々兄弟怡々天
倫至愛超軼千古握管諸臣方且贊揚之不暇矣胡
戴樊二公乃敢構此離間之謀造刻飛書謀危社稷
暗投中外二公豈病狂喪心者耶夫利令智昏理爲
勢奪既有所受必有所恃以故公議不惜法典可藐
翼日竒勲誰敢出其右凡所以甘心隱忍而樂爲之
黨也皇長子天性仁孝昔因各部大臣之請聖主乃
出御札云安有父子無親之理又安有越序亂分之

理大哉皇言斯札一出羣議遂解名分已定今跋中
乃敢云易儲逆謀其幾視明旨媒孽宮闈抑何慘哉
佛肸何君南子何行即中主世婦尚且羞稱今跋中
詞意所指直比聖上貴妃是何敢於無君一至此哉
貴妃重刊閨範實由聖上所賜承流宣教靡敢僭越
今跋中乃云置太后中宮於何地此其意不離間三
宮構成竒禍不止也呂坤刻閨範在於萬曆十八年
十月戊子日貴妃重刻在於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大內之災在於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先後不同歲
月亦異今跋中乃云事机值會中宮戒膳即此一事
則明出誣罔可知矣且爾汝之稱朋友弗屑今乃云
冊立之請一曰歸此一曰歸彼此之言予不知所
指爲誰弁髦共主扇搖國是莫此爲大若夫金龍命
書尤爲不道之甚呂雖至愚昧諒不敢輕爲品題今
跋中乃直云呂坤所進又曰內廷盛觀見者縮舌由
此言之則必曾經御覽明傳中外者則坤之罪固不

容誅不然則其書必出士衡之手陽爲陷坤陰害貴
妃君父之前敢爲說謊何傾險之若是也子糾建成
當爭國之時管仲魏徵有事讐之耻皆值不幸之甚
遭人倫之變者也今上有聖慈之父下有仁孝之子
長幼分明兄弟無故此何等時也今跋中妄自引喻
出此悖逆不祥之語以竦動人心眩惑主聽是誠何
心哉且主上乾剛獨斷鼎命時隆爲人臣子者祝頌
宜何如今跋中乃敢云唐閹執命宋奸弄權以促國
短祚之事直說君父是不知視皇上爲何如主期皇
上以何等壽也毀謗詛咒幸福樂災天理人倫剗滅
盡矣國家何負於士衡乃忍至於是耶予意以見疏
不見跋則屈不能伸見跋不見序則寃不能白謹將
原序原跋原疏類爲一冊名曰辨寃續言高明君子
一加參閱則是非不辨自洞然矣萬曆戊戌年仲夏
吉日順天府大興縣民鄭承恩謹序大明皇貴妃鄭
重刊閨範序嘗聞閨門者萬化之原自古聖帝明王

咸慎重之予賦性不敏幼承母師之訓時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備九嬪之選恪執巾櫛荷蒙帝眷誕生育三王暨諸公主漸叨皇號愧無圖報微功前因儲位久懸脫簪待罪幸賴乾剛獨斷出閣講學天人共悅疑議盡解益自勤勵侍御少暇則敬捧我慈聖皇太后女鑒莊誦效法夙夜兢々且時聆我皇上諄々誨以帝鑑圖說與凡勸戒諸書庶幾勉脩厥德以肅宮闈尤思正己宜正人齊家當治國欲推廣是心公諸天下求其明白易簡足爲民法者近得呂氏坤閨範一書是書也首列四書五經旁及諸家百子上溯唐虞三代下迄漢宋我朝賢后哲妃貞婦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昭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日月真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者是已然且一人繪一圖一圖叙一事一事附一贊事核言直理明辭約真閨壺之箴鑑也然雖不敢上擬仁孝之女誠章聖之女訓籍令繼是編

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事也獨惜傳播未廣激勸有
遺願出宮資命官重梓頒布中外未作法程嗟予
曾睹河南飢民圖則捐金賑濟今觀閨範圍則用廣
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教與養耳斯世斯民有能觀
感興起毅然以往哲自勵則是圖之刻不為徒矣因
叙厥指以冠篇端閨鑑圖說跋危標名憂東吉得閨鑑
圖說讀之嘆曰呂先生為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
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

稱曲謹胡忍輒與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
欲得銓部以行道誠恐秀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鯁
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塚未嘗不出
于正也或曰呂意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
行內外乃寅緣戚畹豈不失体曰孔子聖人也佛胎
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為屈或曰呂序中直
擬繼述先朝母后置太后中宮何地且稱脫簪勸講
母乃巧為媚子曰公言誤矣曾見從古以來有宮闈

與見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恩厚則報
斯隆身爲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序中又引先朝
女誠女訓彼乃母后臨子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無
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弘宣又何
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貴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
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由貴人進位中
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中
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戒
膳以妃進后事機將成呂乘此時進亦值其會耳或
曰五十寶鏹四疋綵幣十目所視胡爲而來曰此賢
妃敬賢之禮卻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
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彌
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胆况此一副急淚何可
遽得是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危寧踰太子竊見
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曰公何見之晚
耶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明奏冊立將屬之

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言
之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
不過清淡藩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今內廷
盛觀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
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子何責備太苛或曰
呂之爲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
安不終付浩歎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之
人斯有非常之事今古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
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凡庸卑鄙能爲况
事尚未定策國元勳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爲
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
名人皆張公養蒙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鄭公承恩鄧
公克祚洪公其道程公紹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稱呂
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
共建社稷竒勲夫唐閣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
噐宵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

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
爲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
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頓首跋錦衣衛帶
俸都指揮使鄭國恭親伯臣鄭承恩係順天府大興
縣民謹奏爲懇乞聖慈亟舉東宮冠婚大典以消群
疑以隆萬世治安事臣本一介草茅仰荷聖恩忝居
戚末曩因儲位久虛遂不自揣乃敢冒死竄奏荷蒙
皇上天恩不即加臣誅戮姑奪衣巾爲民臣自今以
往之年皆皇上再造之恩臣之一念愚忠雖剖心碎
首惟願我皇上亟行令典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下遂
四海臣民之望天下萬世孰不仰頌我皇上爲人倫
之至哉臣今戴罪六年于茲日夜望此舉久矣今皇
長子年已十有七齡睿智天成仁孝恭敬以其時考
之則青宮宜毓冠婚宜舉即此亟行尚以爲晚矣臣
近聞閣部大臣暨九卿科道合疏上請猶未蒙聖上
俞允以故人心疑惑外論沸騰如科臣戴士衡叅論

呂坤本內則曰假託閨範圍說包藏禍心臣一見斯
言幾致驚死夫閨範圍說乃皇貴妃頌自內府仰承
聖母徽音之懿上体皇上刑于之化重加再序以彰
風教其年月日時自不相同士衡豈目不知書安得
直指爲呂坤者哉第机雖未露語尚會糊無已則士
衡知奸謀未遂乃結交權奸又造刻憂危竝議一書
內云閨範圍說跋暗投士大夫傳播中外言雖譏坤
語實非聖其詞深其言激無非欲離間我皇上父子
夫婦兄弟之天性煽惑人心謀危社稷種成後日之
隱禍以收一己之奇功耳其奸謀詭計臣不能盡闡
姑指其現在可證一二事言之今聖主當陽宮禁嚴
肅誰敢私交士衡跋中乃云五十寶鏹四尺綵幣此
賢妃敬賢之禮且曰十目所視夫十目則非一人所
視必有真見士衡既云如此皇上試一詰問之餽者
爲誰受者爲誰見者爲誰果有其人則士衡之言爲
是不然則是宮禁可誣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士衡跋

中又說臣與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鄧先祚洪其道
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承恩共十人咸舉春秋大義
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竒勲盟約既定羽翼已成
臣請詳言之失此十人鄉貫不同科第不一官守不
齊臣又一人未曾識面胡能挿盟定約相聚一時期
會一處以掩人之耳目哉今九人現在皇上可召問
之則其事之有無自難掩飾此不過其大畧耳其間
穢語詈詞不一而足至於金龍命書非特臣子之所
不敢言抑亦臣子所不忍言者仰乞聖鑒電察則士
衡之罪自有不容於死者矣今其書幸存謹隨本附
進御覽又如全椒知縣樊玉衡疏內直指皇上爲不
慈皇長子爲不孝皇貴妃爲不智嗟是何漫無忌
憚輒敢出此誹謗之言一至於此夫玉衡特遠臣耳
胡爲構此大逆之言意必爲士衡之黨有大奸大權
以主使於其間者此事滿朝盡知但畏投鼠忌器之
嫌不敢爲皇上言之耳然事關宗社禍及臣家臣安

得不披瀝血誠以哀鳴於君父之前哉及此不舉臣
恐震位久懸挑天失候誠爲聖朝闕典甚非四海臣
民仰望之心臣又恐奸謀乘釁訛言益興肆謀貽禍
莫知所終者臣家革命滅族可甘如宗廟社稷何伏
乞皇上帝奮乾剛俯從群諫早建皇長子東宮速舉
冠婚之典仍望皇上追問戴士衡樊王衡造書主意
與主使黨惡之人其處分一惟聖裁則宗社衍無疆
之慶子孫隆億萬之休讒言可息禍萌可杜國朝幸
甚臣家幸甚臣萬不得已方敢冒死上千天聽臣不
勝戰慄悚懼待罪之至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具奏奉聖旨閏範圖說是朕付與皇貴妃所看朕因
見其書中大畧與女鑑一書辭旨彷彿以脩朝夕覽
閱戴士衡等這厮每以私恨之讐結黨造書妄指宮
禁干撓大典惑世誣人好生可惡此事朕已洞知不
必深辨欽此纒臣若愚曰萬曆辛丑秋纒臣初入皇
城在先臣陳太監矩直房供筆硯之後見室中封一

箱甚密其後因御前查取其事啓箱視之則收此辨
究續言一冊并姚思仁所進開採圖說雜于仁酒色
財氣四箴抄疏貴州開礦抽稅內臣張慶勅書一道
大倉考功臣封爵考等書及詭名刑部觀政進士胡
道行建言抄報以至先監秉筆掌東廠未行事件及
後掌司禮監印累年陸續諫止未行密稿等件俱于
丁未年十二月內先監卒時經管官馬鑑師明苗全
及繫臣若愚眼同簡點俱進繳神廟御前此續言既
刊布京中多有見者謹照今之搢頭弁之編首按憂
危竝議偶將範字誤刊作鑑字今仍其舊以識真耳
惜呂公坤爲中州大儒具經世實用之學未竟厥施
豈天靳正人之設施哉何兩衙訾議至此也萬曆二
十九年已後凡欽降官員揭帖兩衙姓名實在前列
至熹廟天啓元年閏二月贈坤刑部尚書廕一子入
監讀書

憂危竝議後紀第二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臣陳

矩奏稱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

聖覽國本攸關本書用紅連紙刷印皮面續憂危竝

議行本書第一張第一簽是此四字無邊欄今天下太

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

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

火積薪之時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今之事

勢得無謂儲宮有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
一官不脩何以稱乎皇上廼于沈相公之請不得已
立之而從官不脩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
立誰其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毋愛者子抱鄭貴妃之
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
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賡
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
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斯言
矣夫蟻集臙蠅逐臭今之任宣者皆是豈有相公倡
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
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趨死亡乎或
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
世揚孫公瑋李公汝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
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鄭貴
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爲九人
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曰然則

何以知此教人之所爲乎曰數公皆人傑無不望分
茅胙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
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
汝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在保定則扼天
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由至矣有王之楨則宿
衛禁城有誰人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
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
王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私人鄉人無不願借相公之
餘光者况有以招徠之手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
庸人倡議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
妃與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爲之主共舉大事何
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爲人陰賊嘗
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已自承之有禍則規避而
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祖
宗來無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
豈其才力出諸菜傭下哉蓋沈相公欲右鄭而左王

故覈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
損有以默授之也曰然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
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
乎或人唯々而退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
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書御批奏帖後本內有
名王公名世王公承恩不知是何人今現做何官可
開寫來欽此一件辦事蔣臣等密訪得王公名世係
錦衣衛正千戶見任鸞駕庫掌庫王公承恩係錦衣
衛副千戶見任本衛街道房掌房御批我想憂危竝
議後有名無名張位怎麼打發了作速查寫來看欽
此矩回奏云謹遵聖旨恍惚記得憂危竝議後有朱
東吉一箇名字彼時也曾密訪係是詭名張位是為
東事打發去未知是否待查明具奏至十一月十五
日欽差提督東廠官較力事司禮監太監陳矩謹題
為奸人妄捏印書搖動國本等事內稱本月十二日
據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一書本內續憂危竝

議立意叵測不惟陷害忠良且誣累君德其捏陷內
外臣工聖明自有洞燭臣不敢煩聒竝擾除本廠分
布旗較在於京城內外訪拏去後仍乞勅下在京巡
輯在外撫按等官密切訪拏等因奉聖旨這奸徒捏
造妖書離間朕宮闈天性以至朝廷內外臣僚悉被
傾陷蓄意大逆深可痛恨爾宜多布旗較用心密切
訪拏還着在京各該緝事衙門及在外各省直撫按
通行嚴捕務在必獲以慰朕心不許怠緩縱忽法司
即便立賞格與他欽此本日司禮監太監臣陳矩復
具疏告辭奉聖旨奸書恣爲誹謗離間朕宮闈骨肉
之情大逆不道朕尚被其誣枉何況於爾二掌管廠
事正宜竭秉誠奮力殫計必得真正罪人爲主雪冤
方是報國大義豈可矜執小節先求休致反使奸計
得肆成何政體宜即照舊安心辦事不准辭有能告
捕真正奸逆之人破常格欽賞爾可鼓舞衆心必獲
毋懈該衙門知道欽此斯時也神廟震怒憤懣四明

沈相公一貫山陰朱相公賡咸爲書上有名各註籍
具疏只有歸德沈相公鯉入閣擬此一旨者歸德沈
相公筆也至十六日又奉御批聖旨我觀尔奏已知
道了但恐此事本犯有妨緝拏尔還嚴責官較差後
用心密切訪拏務得真正逆犯方絕禍源以雪我屈
恨纔消得尔宜知悉又賞格我問的是今日着法司
立的賞格又二輔鯉見此本怎麼說你可訪來外邊
府部院各有何事情又今日着回話的二官無聽見
說甚麼欽此當用黃套裝盛先監矩面奏進繳訖本
犯者周嘉慶也二官者東廠貼理刑閔萬民萬代增
也又御批聖旨尔可看此二本二帖是某做的可見
其心本是先一次帖是後一次帖尔看了還着紅本
夾進來不必使封套自家拏來勿托官兒們欽此亦
用黃套裝盛先監矩面奏進繳訖同上一宗俱語秘
不得聞遂不曉是何人之本帖上何等語也是時訛
言沸興街坊酒肆無敢偶語夜會者惟妖書內有名

之人各思報復猜忖此書必是素有嫌怨者所作自
歸德沈相公以下凡在朝望重妖書無名之人即有
人耳而目之歸德沈相公又曾於內閣供設天啓聖
聰牌位入則禮之今妖書又獨無姓名是以神廟聖
意亦頗爲蜚語所惑幸先監矩中正主持苦心調劑
不數日而錦衣衛百戶崔德緝得皦生光矣又一日
而東廠辦事王一鵬緝得皦生彩矣按皦生光原順
天府學生員也先年曾詐包繼志以害鄭皇親其捏
名印造妖詩云五色龍文炤碧天讖書特地湧祥烟
定知鄭主乘黃屋願獻金錢壽御前其下曰松風狂
客題又跋曰臣偶從郊外貴家莊舍得前詩讀畢忽
痛哭失聲左右驚覺奪去臣歸嘆曰渠家陰謀羽翼
成矣獨訪所謂松風狂客者爲誰則豪商包繼志也
包氏握錙資寶僉明以金錢行間語曰巨防容蟻而
漂邑殺人突洩一烟而焚廬燒積則皇長子危乎哉
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書之或散其黨云右俱生

先自撰自跋如此刊板印貼鄭皇親門首及各巷口
以恣詐害當時光廟尚未膺冊立所以稱皇長子也
事發草衣巾擬戍大同崔德又於生光室內捺得羅
文藍箋寫十大說其詞曰皦揚爾忘之耶爾有大志
不獲而乃規于小願乎爾有大名見汚而乃規
于小聞乎爾有大冤不白而乃規于小侮乎爾有
大讐不報而乃規于小忿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
規于小惠乎爾有大寶受誑而乃規于小失乎
爾有大游不暢而乃規于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
而乃規于小謹乎爾有大貧能甘而乃規于小
乏乎爾有大才不裕而乃規于小過乎此十大者
信大小者信小矣皦揚尔而忘之耶癸卯八月二十六
日有感援筆漫書免蔣無功錄一通張之軒側蚤暮
卧起觀之後用圖書鈐識是時生光已從戍所赦回
改名皦揚字寃之又刻有怪石軒集岸游稿此皆皦
犯踪跡可據者也又此時錦衣衛直房忽貼匿帖云

妖書有了人協理椽張魁受銀三百兩求他主的又
告人鄭福成先監據事件奏曰按祖宗律文凡匿名
文書見即燒毀今念事關大獄不敢隱匿云云神廟
可其奏特置不問時王公世揚正任協理遂只據東
廠移文於私寓設香案行禮具本謝恩極其感服皇
上至聖至明至寬至仁云大金吾王之損與北鎮撫
司掌刑周嘉慶有隙欲乘机害之遂擒嘉慶家人素
鯤單詞煅煉滿望人皆可信爲實也先監矩奉旨到
廠一訊必不肯說隨結局之損疏奏要着人到廠聽
記先監曰本監例有聽記密以上奏今衛裡欲增添
聽記將奏誰耶奉旨不允之損又密懇四明相公差
家人李管家密見先監說某是正犯其僕可證又欲
波及歸德江夏諸君先監曰多拜上你老爺我內相
是一輩的人獨不記荷花兒之獄倘久後另有正犯
恐大家子孫種禍不淺你老爺如要堅執如此結局
可具揭奏知萬歲爺我好遵旨行事本廠統不落不

是一切干係勞你老爺擔。罷李語乃塞之槓心方
已蓋之槓欲借皦生光牽扯多人主使爲一網打盡
之計也又御史康丕揚時有外轉消息有與丕揚相
厚近侍賈忠貞時在文書房捧匣該班遂密透信于
康着速尋件聳動聖心的事入告庶几可免康計無
所出遂藉妖書參僧人達觀將觀書札中粘有可罪
句字捏砌入告疑妖書出其手也然觀實不知逮錦
衣衛頻遭笞拷於十二月初五日參送刑部獄作聞
拆偈書獄壁云匿王問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遷
我有眼根聽夜柝却沉豐蔀更冷然又云柝聲未斷
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却憶法堂鐘鼓候古來魂
夢更紛紛至十七日索薑湯漱口端坐而逝時曹侍
御學程久先繫獄爲經理其身後事詳載紫柏語錄
序實無辜庾死人至今悲之又禮部李公廷机斷生
光十二款曰一造意報讐妖書意思與妖詩岸游稿
意思相同其筆力相類一先年妖詩內有侯之門仁

義存焉今妖書內亦有此句去冬會審令本犯念妖書一二句本犯便念此句一刻字匠徐承一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錢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厘約工銀三錢四分今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數相同一徐承惠供稱書板無邊檔後有年月今妖書果無邊檔有年月一皦其篇供稱布散妖書見面上票簽有國本攸關四字誤認攸爲收又徐承惠供稱書面票簽有関字問是何関字云關老爺關字一妖書內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一句此句出禮記檀弓本犯做生員時習禮記又本犯詩集有讀檀弓有感詩題一本犯妾供本犯託病不出卧房若干日又後一日向妾取刀劈木燒炕及妾入房滿房烟火一刻字匠工銀不過三錢四分本犯與過徐承惠錢一百三十文作作兩次與之竟欠承惠一錢四分顯是窮賊所爲一本犯妻妾子女無不招承及會問次日將聖旨宣讀

與本犯并家屬聽着諭以旨招出同謀饒了家屬若
仍不招家屬一個也不饒本犯妻妾子女環跪而泣
求他招出本犯竟無所招一會審次日本犯招云情
真罪當萬死無辭又次日本犯招出自作之孽本無
同謀親筆在卷一會問東廠問本犯云你爲何罵我
名答云老爺是廠裡又問別官答云是要緊衙門又
問餘各官答云小的只將縉紳一覽隨意寫上先監
矩亦將此封奏爲蓋繳犯之惡惟天可除是以文字
之間不覺暗合如出一手鬼神弄人真妙極矣當時
纍臣若愚晝夜侍先監左右職任抄謄隨馬鑑師明
等經理一應章奏眼見妖書果無邊擋但後有年無
月日而鄭福成項應祥喬應甲皆詭名也刻字人徐
承惠又不識字之拙匠也恠石軒集曾係承惠所刊
生光妻趙氏妾劉氏子燬其篇與弟燬生彩已庾死
東廠獄中按九我先生所斷十二款既鑿之可據雖
經奏過神廟先監因本犯到底不曾念出妖書別句

又因親筆所供前罪萬死無辭後罪實爲怨鬼先監
是以終懷一線之疑如再遲緩不結又恐蔓延中外
縉紳不便人心何時定乎寃僧達觀已庾死矣琴士
鍾澄醫人沈令譽百戶劉柏等皆註誤繫獄而武弁
楊于世者因持冢宰李戴書及劄付往遼東去亦被
稅監高准自山海關挈奏幾累及其兄勲爵揚于措
也此時讐隙互訐疑鬼盈車上下驚猜甚非政体先
監不得已遂於三十二年四月內具奏曰微臣陳矩
遵奉特旨會問奸書逆情曾記得三法司九卿官會
說逆犯皦生光前詩供認情真罪該萬死後書未寫
未念似有一線之疑他妻妾子女并刻字匠對證又
已情真就該正法臣每叅詳還當奏請皇上擬定罪
名昭示朝廷大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其皦生光暫
且監候待後沒有發覺真正同謀之人方可秋後處
時處決使天下萬世傳頌皇上至公至明又免先年
荷花兒屈死法司得罪事例據此謹先據實密奏又

數日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等官蕭大亨等謹題爲欽奉聖旨事云云臣等會看得皦生光巧圖詐陷之私敢爲誣訕之語罔上惑衆逆理悖常因而震激宸衷溷淆國是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齒此因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忽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據妖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斬今奉明旨從重另擬臣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若求加等詳律條惟有謀叛一款較重參酌本決仍象示於人烟湊集處所有奏擾的即主使姦論其緝捕有功人役着該衛即查寫來該衙門知道欽此繫臣若愚曰續憂危竝議起於癸卯之十一月十二日以至次年春夏中府會審者數次而京畿道一次者沈令譽俞孺等也外東廠二次者周嘉慶也內東廠二次者皦生光之妻弟內官趙昇也昇謫南久潛逃來京絕不與姊夫往來生光詐包繼志時曾供有內官手持黃紙封條因疑是昇然寔無干涉刑夾

昇蹀甫用力而夾棍折如斧斷先監察其辭色亦憐
其寃而釋之當此之時神廟何等震怒四明相公蒲
州金吾何等氣焰中外臣民何等驚慌先監矩受知
聖主一拳掣定矢以公正明允爲心仍將大學衍義
補之慎刑憲數卷不時進覽而皦犯前惡况復鑿々
可據其妖詩筆跡刊字匠及本犯之妻妾子女衆証
已明確然先監矩尚兢々引荷花兒故事爲殷鑒至
再至三不得已始於甲辰之四月二十七日將生光
犯情罪似未相當臣等爲皇上守成憲欲求於法外
議入既所不敢而爲皇上伸天討不能於法中加重
尤所不安搃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等愚昧
拘於三尺反覆思維叅詳數四未敢擅擬等因萬曆
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夜奉聖旨這逆
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例處他鄉等
便覆來欽此本月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謹題爲
本旨覆奏事云云臣等看得皦生光妖書之情逆甚

即重擬原不爲過但律文止於論斬臣等未敢別擬
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社稷係謀
反律內原註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叅詳所犯情似
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法也皇上所誅者心也明允執
於法官國有成憲未敢擅爲輕重而威靈出于主上
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繳
生光捏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
顯然妖書律未盡其辜着加等凌遲處死便會官處
正法結局妻子戍邊陞崔德爲指揮王一鵬蔣臣等
爲百戶有差先是法司所擬賞格五千兩神廟如數
頒予東廠錦衣衛五城巡捕四處共分一千二百二
十五兩按勞之輕重賞散各有差先監矩等亦各予
廕叙東廠底簿并朝報可考當時神廟面召光廟慰
安天語或實錄等書自有紀載惟國本攸關全書全
語世不多見繫臣目擊最真竊念憂危竝議鄭戚晚
既已刊行布則凡續憂危竝議亦宜存此一段實跡

俾天下後世曉然上可彰神廟之乾斷聖明下可著
先監矩之持平鎮定庶外廷之未盡曉者心自釋然
訛傳可息於是抄記成冊萬曆年間全未敢令人見
且又遭墩鎖十載命若懸絲而暗藏枕中者將二十
年心良若已更有別聞亦間附于後俾持論者有所
考焉四明沈相公與歸德相公及江夏郭太史正域
素有隙長安道路之口咸云四明籍此挑激聖怒瓜
連蔓引是以擯李太宰逮周嘉慶者實所以開羅織
之端江夏之隙實是議謚及楚邸假王之事基之幸
華亭唐文恪公大獻極力於四明處爲江夏解冤又
賴先監力主持之不然郭君殆矣其荷花兒事都人
多有知者先監矩面奏神廟時即於書坊中購得耳
談書一部進覽遂定妖書之獄不復苛求主使之人
恐日久禍及無辜也聞神廟實錄亦載之刑書翁某
等降處有差荷花兒之冤死朱腦爪之直承皆不泯
也按耳談云周皇親有喪盜乘冗入殺皇親取財云

其夜邏卒入獨見婢荷花兒伏泣據牀以聞於法
司荷花兒不勝虐刑誣服謂與某通好殺主取財
捕某不得竟坐法凌遲時大司寇翁公自南都遷
至而南都已盛傳其事無不切齒荷花者故翁益不
疑行刑時觀者坐集忽一人獨呼曰冤哉荷花兒殺
人者我也兵卒逮至法場輸服無異詞時荷花兒已
刑畢故翁與曹郎徐鄭源而下皆坐誤罷歸始刑時
荷花兒語劊子手曰兒是冤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
鬻割可也不然我必爲厲鬼殺爾不聽竟鬻割盡始
死之越三日是人坐順成門外麵舖忽大呼云荷花
兒殺我七孔流血死獨呼者市中賣瓜子炒豆細民
朱腦瓜也耳談所載冤獄如此吁可懼哉又會審妖
書之時有沈御史者在座皦犯既頻經夾拶不能動
拍至裕公案前裕厲聲曰妖書是你作如何不招皦
犯舉首乞憐曰寔不是小的作沈聲色愈厲皦犯怒
目切齒恨而過之又有余御史懋衡者事佛素謹於

中府會審向衆官云昨得一夢見觀世音菩薩說妖
書是皦生光作的先監等唯之竊哂後神廟聞之亦
大笑焉皦犯正法後沈御史出差行至半途得病沉
重向僕從曰我生平事自揣無愧惟審妖書時畧涉
孟浪原不該硬坐定皦生光今昏惑中每見生光向
我索命吾病其不起矣已而果卒又數年京都中皆
曰妖書非皦生光作也是東嘉趙士楨所作也士楨
倜儻有大志歷任文華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邊務交
遊頗廣妖書獄興即托病不出及皦犯正法之後始
敢出門然忽之倦怠興味蹶絕無平昔造烏銃議
車陣議屯田一往豪氣及得病頻死亦屢見生光現
形索命卒至不起可見鬼神報應直有不爽者夫荷
花兒獄尚柔肌脆膚不耐酷刑不得已而屈打成招
者耳纍臣之冤倍甚於此悲哉古有訴之上帝者亦
有得請于帝者魏其淮夫之於武安不尤彰明較著
者哉千古此心此理搃纍臣幻視軀殼平視冤親了

無此應驗是在知道者或不屑與校耶一樣心腸不
事報復固應如此彼執讞司生死者豈可量定必無
鬼神報應也耶

恭紀先帝誕生第三

神廟萬曆二十九年春始移皇長子於慈慶宮九月
十八日一更傳諭內閣皇長子及諸皇子冊立完婚
敬奉聖母命蒙嘉許卿等傳禮部擇日具儀行至十
月十五日冊立光廟為東宮封皇三子為福王皇五
子為瑞王皇六子為惠王皇七子為桂王實允首輔
沈相公一貫之揭請始施行也光廟大婚禮成之後
自孝元郭后外未有舉生者至三十一年十一月偶

有國本攸關之事神廟震怒親降特諭以釋中外之疑繼將燬生光正法以杜讒惑之口仍特命光廟多選淑媛以侍左右實從先監陳矩之密請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定後先帝誕生是時宮門扃矣光廟差年老宮人柴德女赴仁德門外報喜光廟于星月之下獨步殿陛徬徨不安先監矩立奏神廟即轉奏慈聖皇太后闔宮惟忭柴德女還報光廟乃喜是時先帝生母孝和皇后未有名封該正者問曰發外旨意作何稱謂先監曰前曾有旨多選淑媛不好稱別樣名色今可稱曰欽命選侍某氏出不亦宜乎故曰欽命選侍王氏出者即孝和皇后也禮部先擬封夫人神廟不允特稽考皇明典禮更之曰才人實神廟之聖學博洽也明年春加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光廟生母恭妃王娘進封爲皇貴妃即孝靖皇后也光廟誕先帝至今上共五位公主八位今存

三位懿妃傅娘、生皇五妹封寧德公主附馬劉有
福所尚者也皇六妹封遂平公主附馬齊贊元所尚
者也康妃李娘、生皇八妹封樂安公主附馬鞏永
固所尚者也先帝生性雖不好靜坐讀書然頗留心
大体每一言一字迥出臣子意表天啓六年正月
初犯寧遠即晝夜焦思未遑自安見樞臣王永光
題疏要将寧遠城中紅夷大砲撤歸山海守關先帝
曰此砲如撒人心必搖及七年五月內再犯錦州寧
遠值聖體違和更憤激深慮凡客氏逆賢數年以來
或間有違忤即怒罵咒恨形於顏色來宗道在禮部
時諛崔呈秀封父疏有在天之靈四字奏文書時讀
至此先帝輒然作色用硃筆圈此四字即逆賢亦不
能爲之地也先是禮臣林堯俞題覆皇五妹選承要
將先廟選侍傅氏先擬封其選侍李候皇八妹年長
選婚時再封先帝曰一時封罷了何故另作一起此
三疏俱存可證也如此之類不能徧舉其尋常宸翰

詳謹然不好草書或未暇學也天啓二年十月某日
有龍見於北花房臨河即宋太監晉办膳處長可數
寸鱗爪畢具碧光耀目時晉加綿紉裝入盒中奏知
先帝送付黑龍潭訖至天啓六年五月初六日辰時
王恭廠之變皇極殿最高危之處一木未隕乾清宮
大殿聖駕所居之東暖閣將窓格扇震落二處打傷
內官二人皇貴妃任娘之所居之室器物隕落任娘
娘於天啓五年十月初一日所生皇第三子於是日
受驚後遂薨逝逆賢直房及王侉乾李永貞等直房
各人有傷損六月初五日之夜三更又地震幾如四
年二月時而雲中之靈丘縣震更甚地裂湧出水甚
多其色黑先帝左顧生白毫一有年少暖殿孟兆祥
者誤拔去先帝甚恚欲重責處賴逆賢極力救解始
免先帝自七年五月初六日以後聖體便覺不豫至
六七八月之間總未離御榻逆賢將庫中所貯金壽
字大紅紗揆括出許多自王侉乾等至暖殿請小轎

御茶房御藥房近侍每給四尺或二尺做貼裏御前
穿以襪祝之又移位懋勤殿旬日而不時喧傳云聖
駕萬安矣樞臣霍維華有妻弟內官陸蓋臣者高太
監時明之名下也係午門官訶宮中息耗最的維華
聞之遂替逆賢畫固位攘功之策進獻仙方靈露飲
并蒸法器具逆賢著管家王朝用昭維華原樣用金
造鍋甌付御藥房提督王守安等昭方蒸進是時太
醫院使吳翼儒等唯聽從莫敢攔阻先帝初進服
數日亦覺甘美凡有剩者即頒賜王侉乾等分飲之
雖纍臣之賤亦得於永貞直房屢沾餘瀝幾半月焉
按維華原獻蒸法大畧用銀鍋一口口徑尺內安木
甌如桶高尺餘圓徑稱之甌底安篋中先安長頸
大口空銀瓶一個周圍用淘淨秬米或糯米老米小
米旋添入甌俟熱氣透一層約離瓶口七分滿不可
十分滿恐米漲入瓶不便上蓋一尖底銀鍋底尖下
垂正對銀瓶之口離二三分許外上添冷水周圍固

濟嚴密下用桑柴或好炭以蒸之俟上鍋內水熟即
便換冷水不數換而瓶中之露可滿取出溫服乃米
穀之精華也如不信可將熟飯與人嘗一些滋味俱
無其噐忌銅鐵錫其火忌煤其後先帝因進服日久
嫌水汪汪的遂傳御藥房不必蒸進自此之後聖恙
日增無減日漸浮腫諸藥進益罔效逆賢遂恚維華
維華心不自安即於乾清宮門問安之際舒徐容與
故與逆賢相左而力讓寧錦之廕與袁崇煥隨轉身
求去另盤筭一條捲土重來報復之計凡從來阻害
正監中旨起官速化官保倡修三案自任爲有胆有
識不知瞞得過誰作何遮揜也先時皇極等殿工完
夜中間有一鳥大如鷺鶴其聲似梟頻來殿上嗚呼
形不甚具聲略々然亦不甚遠聞之者爲之魂飛毛
豎慄々懼焉蓋先帝上賓而逆賢伏法之祲祥也

恭紀今上瑞徵第四

今上萬歲爺誕生後嬰年失恃奉神廟聖旨付托西
李老娘，即光廟弥留之際傳封皇貴妃未行後封
康妃者看視至泰昌元年九月內移宮之後奉先帝
聖旨改托光廟選侍東李老娘，即曾封莊妃者看
視同居於慈慶宮後之勗勤宮今上每日晨興拜天
後即行朝母妃定省禮進退周旋寒暑罔間天啓二
年九月內冊封信王進封聖母劉老娘，為光廟賢

妃時皇八妹位下有一近侍當西李老娘。看視先帝今上時曾並得侍奉天啓中年今上偶問曰西山有位申懿王墳乎。跪啓曰有生母劉老娘。葬此墳附近之處。爾曉得否。跪啓曰知之。今上遂密付銀若干兩。命此近侍置辦香燭祭品。潛往祭奠。仍諄諭再四曰。爾可祝告明白。著就如我親去。恭祭一般。及祭回。覆命時。睿顏戚。孺慕眈篤。淚痕盈。聖目也是時。朱即不乏位下諸臣。乃不肯顯然差往。而暗托此近侍者。慮左右侍從。半是逆賢之黨。倘為逆賢所知。或被猜防。忌畏殊未便耳。當莊妃老娘。薨逝。今上哀痛如禮。未忍親慈母異生母也。聖孝之根於天性者如此。及天啓七年八月內。入繼大統。即首傳聖母劉老娘。徽號遷祔之諭。改葬於光廟慶陵。先是天啓元年。修建玄宮時。計妥妥梓宮室座。合容安光廟老爺孝元郭老娘。孝和王老娘。三位梓宮也。彼時內宮監管理王敬翟應奎。創議於合造尺寸之外。

仍暗將宝座增濶若干尺至七年十二月內聖母孝
純劉老娘遷入共安梓宮四位尺寸恰好時護送
聖靈內外諸臣劉鎮郭志義李守錡等親入恭闕無
可贊歎不然時日所限天寒晷短既不敢停候增修
又不敢崇卑殊厝將奈之何夫此豈人力也哉我聖
主聖孝格天故莫之爲而爲能預相默感又如此也
聖心樂讀書十餘齡即好靜坐願養玉体一夕夢烏
龍蟠殿柱曾向莊妃李老娘言甚殊異爲一日偶
遊本宮花園有兩井相離頗遠今上親用汲器偶
初於井得金魚一尾頗悅即詣次井亦汲之曰看這
理何如器甫下即引出亦得金魚一尾活潑光耀左
右皆驚秘不敢言命將魚俱放西苑河內及移居外
府第大婚禮成之後有獻生鯉二大尾者暫畜缸中
一尾躍出跌傷一尾兩目皆動如求生狀左右皆驚
異以爲魚賤目罕事也今上竟不忍烹而放焉登極
數日後王体乾逆賢等侍側問及立枷之事体乾奏

曰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方用之聖顏蹙然不悅
曰雖如此說其實也太慘了逆賢默然衆叩頭頌萬
歲以退聖心仁慈根於天性者如此先是課內小臣
讀書有口慚者今上厲聲顏呵責曰讀書是好事倒
害羞若唱曲兒倒不害羞耶今上寫做進字時凡紙
有餘而影本或小者必那移填满不忍將空紙裁去
覽漢末書史見十常侍董卓曹操等擅權未嘗不撫
卷切齒凡經書有疑難字義典故即於洪武正韻海
篇直音及韻會小補等書自梭查之聖性天縱英斷
節省發於自然者如此承奉徐應元每倚逆焰屢恣
肆不謹今上久優容之或霽顏假借之纖毫圭角不
露也聖度之用晦委蛇如此天啓七年八月二十四
日登極自文華殿移居乾清宮將暖閣內舊設玩好
器具盡行屏徹中外臣庶無不仰頌堯舜咸拭目以
觀太平也十月二十六日退逆賢十二月初二日發
應元湖廣顯陵安置崇禎元年二月降應元淨軍調

發鳳陽應元實逆賢所靠爲親信接手後勁人也逆賢篤好花木夏則茉莉梔子花簪帶頭冬春則牡丹等花羅列滿室今上在藩邸逆賢每以非時花木果菰之類爲獻其所差官人皆逆賢心腹名下或見任先帝御前貴近者也雖以厚賞酬其來然聖心儉素不尚此俯以零色勉納耳凡賢下用事不用事之姓名面孔搃難逃洞鑿也

酌中志卷二

典禮之臣記畧第五

神廟登極十齋矣時馮太監保掌司禮監印兼掌東廠其僕徐爵號小野頗通文理達事情馮與江陵張相公居正內外同心翌戴冲聖自新鄭高相公拱退後凡江陵在外之相業聖母神廟之眷注皆馮納約自牖之驗也神廟左右內臣如孫海客用之流日以狗馬拳棍蕙神廟以武馮則凡事導引以文蒙養之

績在馮爲多司禮監所刻啓蒙集四書書經通鑑直
解帝鑑圖說等書至今見之者每爲咨嗟歎息焉馮
號雙林篤好琴書雅歌投壺有儒者風神廟曾賜牙
章曰光明正大曰尔惟益梅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
曰風雲際會時凡馮寫大字扁聯之類即以前章或
雙林及景仰前哲諸圖書印識之所造琴頗多世人
咸寶愛之萬曆四年五月內勅同法司大熱審平反
甚多一日神廟偶醉佩劍夜遊將一內官頭髮砍下
又杖二內官幾斃慈聖老娘娘知之翼辰尚青布袍
屏簪珥聲言欲特召閣部文武大臣謁告太廟將廢
神廟立潞王且先令喧傳於宮中神廟恐懼滋甚跪
泣久之始解遂將客用孫海斥矣孫得秀溫祥周海
皆私家間住此萬曆八年十一月事也潞王之入朝
神廟也至景運門即下轎步入乾清門之左一室瑞
王惠王桂王之入朝光廟及先帝也至宮門始下轎
焉自江陵不奔父喪之後中外多忌馮者秉筆張鯨

係張宏名下又侍神廟於潛卽久遂乘便密爲神廟
畫計害馮宏於鯨爲本官偵知之密解勸曰張司禮
馮公前輩有骨力人留着他好多哩鯨拒不聽遂乘
間從史神廟傳旨着馮保私宅閑住云云神廟猶豫
尚不忍曰若大伴上殿來我不管鯨曰既有旨馮某
必不敢違遂先給以閑住已而謫南京孝陵復以言
官江東之等疏遂籍沒馮保張太受揚舟徐爵等產
是時先監矩已任司禮典簿經理其事復逮保弟馮
佑姪馮邦寧等於獄時萬曆十一年三月事也後佑
與邦寧皆戍死徐爵擬戍馮竟謫死於江南葬於留
都皇廠林木森鬱巍峩佳城實天所以報忠臣也先
帝卽位之初秉筆王太監安馮名下也擬奏請卹典
改遷未果而遇害爲張太監宏號客齋廣東人所謂
南張公者是也遂繼馮掌印而張鯨掌東廠宏蒙神
廟優禮雖亞於馮然推心則過之十二年三月欽遣
閱京營不二三年因神廟日益英聖而左右間有以

貨盡聖心者遂絕食數日而卒神廟頗悼惜之宏墓
在阜城門外迎祥寺側眷注之隆居官之美具見墓
碑宏恒曰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存是以脩然長逝
蓋於學問有所得云張鯨北直新城縣人嘉靖二十
六年選入爲宏名下剛介寡學馳心聲勢神廟倚毗
之外後掌東廠兼內府供用庫印頗爲時相所憚其
用事之司房刑尚智招權納賄耽於聲色致言官李
沂等交章劾鯨萬曆庚寅元旦召輔臣申相國時行
等入毓德宮神廟出大理評事雒于仁酒色財氣四
箴疏示之賴輔臣救于仁得削籍仍諭鯨跪聽輔臣
戒諭之是日也輔臣已出復召入時皇長子九齡矣
皇三子五齡矣咸宣來令輔臣拜見之自此鯨寵眷
漸衰後退廢林下尚智擬戍鯨與先監矩極契厚而
調不同丁未冬先監坐化鯨聞之痛而無淚至戊申
五月病卒葬于香山永安^寺側鯨弟書紳廕金吾至都
督同知其掌家劉鈺性儉素務稼穡掌班鄭守成通

文理多蓄古書先監之掌家常雲者鯨名下也宏卒而掌司禮監印者張誠也張鯨既退誠遂兼掌東廠及內掌監印爲人硬直不阿好看書每據古事規諫或暗地訊罵無所忌諱神廟頗憚之十五年三月欽遣閱視京營其後宮中大人郝金鳳女之死誠曾與力自此內執事多有譖誠者誠率意不防又其弟張老五名勲者私與戚臣武清侯李家結姻又名下蕭玉王忠頗怙寵恣肆不謹二十四年正月神廟震怒立斥退誠着田義掌司禮監印孫暹提督東廠該孫暹等題爲欽奉聖旨事奉聖旨是逆犯張誠張楨及各弟姪張勲等張紹寧等霍文柄等及弟姪霍文燦等各犯并王王錢恩李承德李輔耿進馬義王用馬彰蕭王王忠段秉忠張懋忠霍朝王詔喬進馬欽金忠本犯原有在房田地俱着該撫按官即便查明都籍沒入官不許隱漏還立限與他都察院知道欽此於是將誠降發南海子淨軍看守墻舖逮家人張勲

霍文炳等內官張楨錢恩等十餘人皆下法司獄論
死其原籍田產各籍沒入官後復戮張勳蕭玉王忠
於市而喬進等至泰昌元年秋始釋惟張楨於三十
四年先監矩奉勅大審同曹御史學程奏請未允三
十五年夏大雨獄墻壞楨適有疾遂絕粒瘦死先帝
東宮紀事高公時明伴讀沈公蔭皆誠名下及二人
以從龍勞陞秉筆具疏奏復誠原官討諭祭爲身後
榮焉沒誠產時先監矩已秉筆矣繼誠掌印者田本
監義陝西西安府人嘉靖二十一年入選由文書房
陞南京守備神廟久知其貞介忠誠有大臣度特召
秉筆其楷書端嚴有如其品及繼誠後凡典禮政務
與先監矩開誠協濟裁酌施行田性儉朴寡言休
有量人不敢干以私二十四年三月兩宮災其夏偶
與先監矩夜坐深話仰天太息先監會其意詰朝乃
携兩奏稿往見田看畢稱好即署名同密諫神廟其
一疏畧曰臣義等竊見近日以來外廷章疏留中不

報者多以致部院屢行催發間有疑惑議論左右朦朧隱蔽不行進奏伏乞萬歲爺簡覽批云云其二疏畧曰臣義等竊見御前執事宮人內官或干聖怒責處發遣絡繹不絕每致重傷兼患時疾而死亡者殆無虛日蓋以聖旨欽傳即以本日開刑動刑職名具奏因懼罪干已輒加數多酷責而押解者復懼罪連累晝夜嚴加墩鎖致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無一二如此致傷天和豈聖世所宜者哉且如近日因尋訪揚山女二事但兩宮回祿咸稱不知熾火煨煉或成灰燼未審的確罪及守門又斃幾命矣凡宮人病死者即連累內官或打一百二十一百五十性命難存一人病死者尚然可憫况又波及無辜性命乎今耳聞目見哭聲載道怨氣冲天景象如此若不披瀝上奏則是臣等貪祿恋位畏死偷生真犬馬之不如也伏望聖斷將臣等分別罷斥云云神廟嘉納之田下用事掌班趙剛楊致中各具能幹材廣交縉紳凡田

所進納御前錢糧皆兩人設處置辦田亦推不疑
掌家王欽具員而已戊戌春孫暹卒葬西山碧雲寺
暹北直涿州人魏忠賢之本官也先監矩繼暹掌東
廠矣田至乙巳八月卒葬磨石口繼田掌印者亦先
監矩也遂兼掌東廠見先監遺事語中丁未冬先監
坐化而繼掌司禮監印者成敬也掌東廠者魏伸也
成于三十一年選入由秉筆掌印性豪俠樂施與喜
狗馬謳歌好花木鮮服飾善飲啗不喜讀書然好武
勇騎射戊申三月欽遣閱視京營而識見深沉料事
屢中已酉之正月壬辰訛言寇從黃花鎮犯京師男
女避難者踐踏塞路城門爲之盡閉神廟巫召問策
成徐對曰無事萬歲爺寬懷如真有警兵部豈無
塘報此必訛傳其後始知果薊帥王國棟夷丁夜過
昌平擅拆民籬落燃火禦寒而火光燭天遙見
遂警言至也其掌班侯清篤信仁善人也成家政
頗嚴急賴清救解爲多成卒於庚戌秋葬於迎祥寺

後而掌東廠之魏伸繼之秉筆李浚掌東廠矣伸碌碌苛謹厥体印体從此漸隳伸卒年餘神廟慎印缺難其人久不補而後以督厥代攝印務終浚之身未掌印也辛亥冬浚卒特命乾清官管事常雲獨力办膳神廟陞正陽門提督李恩文書房盧受爲秉筆次年春以恩掌司礼監印以受掌東廠至癸丑秋受接常雲亦獨力办膳終神廟也萬曆乙卯閏八月神廟重慶萬壽聖節時西山楊家頂觀音庵僧處牡丹忽開一朵管花內官知之受費六十餘兩爲寺中功德將所開牡丹移進御前神廟甚嘉悅爲瑞焉受與魏伸皆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李浚與恩皆嘉靖二十六年選入於先監爲同年恩能書爲人坦率今之秉筆曾復起掌印宋太監晉其名下也秉筆李太監鳳翔南京守倫李太監秀華又皆宋名下也不數年恩卒盧受自此以掌東廠兼司礼印王應朝唐之徵許秉彛其掌家掌班也今司礼監掌印王太監永神文書

房陞南京守備張大監應朝秉筆李太監竒茂李太
監承芳皆盧名下也承芳善制生產厚蓄積惜年齒
尚富罔甘恬退於崇禎己卯夏復起掌東廠署司禮
監印即率意妄奏若籍王体乾產可百餘萬足備京
城河工城工之用後不能實其言遂借隱影匿爲題
建体乾名下李晋田王劉文忠趙本政等於東廠並
沒晋等產凡親屬牽累者可數百家都中爲之不寧
承芳既不称任使於九月十五日亦褫逮刑部獄晋
等尋自東廠送部獄承芳凡兩次督廠所叅送內犯
董貴常國安徐進喜等外犯高騰震高瞻昆崔茂槐
路文顯等計二十餘起恐暗中肆毒報復乃買許多
厚木板將所住房上下四旁徧壁廂之房門院門皆
換以堅厚者惟怯不寧人多笑焉後部覆擬絞遂吃
素叩佛書寫佛經復虔事呂純陽仙師每夜禮拜北
斗至辛巳春遇赦蒙內閣范相公伏弊釋承芳罪御
筆特改承芳外衛軍晋等亦改充外衛軍初萬曆庚

申秋神廟賓天光廟念典璽局郎鄒義潛印勞久陞
秉筆掌東廠兼尚膳監印其年冬義辭任閑住先帝
以沈蔭掌東廠今曾秉筆張邦詔郝隱儒乾清宮管
事劉時登皆義名下也天啓二年夏蔭爲逆賢退斥
閑住宋晉掌東廠三年冬宋私宅閑住逆賢掌東廠
然受以天啓元年五月辭官逆賢矯先帝旨發鳳陽
淮王太監安辭印不掌而王体乾自元年五月至崇
禎元年四月掌司禮監印兼掌御馬監印尚膳監印
逆賢退後所遺東廠亦体乾掌也自此之外如神廟
時秉筆邢銳宋坤許成及隨堂李壽冉登等若干人
光廟時秉筆魏學顏田詔崔文昇等若干人先帝時
秉筆杜茂劉用劉克敬裴昇史賓張文元諸棟李晉
吳進忠陰相王敏政郝隱儒王朝輔趙秉彝等若干
人亦皆典禮大內臣顧不能徧載也

大審平反紀畧第六

刑獄者重事也我國家每年熟審之外凡遇丙辛之年節特勅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前往三法司錄囚名曰大審夫必於丙辛者丙協於明辛者新也欲在上者必明照覆盆在下者既經此一番鍛煉期於悔罪自新斯不負祖宗以來欽卹之至意也憲廟時司禮監掌印黃太監賜五年大審值大司寇陸公瑜大廷評王公槩時重犯中有兄與人鬪毆其弟帮因而

致死坐弟抵償黃太監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
言曰同室之人鬪者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
乎止該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饒死改戍事載
涑化類編夫此猶細犯耳至神廟時御史曹君學程
以建言久繫中外憐之萬曆三十四年先臣陳太監
矩掌司禮監印少司寇沈公應文署刑部事於是先
會同摠憲大理卿共具公書與先監曰茲者伏遇聖
明舉五年欽卹之典而臺下奉命出讞雖係先朝令
甲實千載一時蓋朝廷將以詔赦之未釋者而并蘓
于熟審之時幸臺下又以慈悲之度世者而得行乎
全活之惠將冊書同注生之籙囹圄有福堂之謠豈
獨諸囚籲天頌聖嗚哀望援而生苛叨列法司職在
昭雪於臺下定有非常之希冀矣昨承開列可原重
犯六十二起澤及枯骨明燭覆盆甚感夫入井赤子
惻隱之所必先納溝匹夫聖神之所甚憫故知臺下
仰体皇仁廣行善事更有匪夷所思者蓋古人有宥

一人而千萬人感泣生等敢爲臺下誦言之曹御史
狂慙批鱗不識忌諱囚繫十載來日無多聖慈如天
待以不死彼日夕焚香頂戴叩思無極第其近日有
瞽母倚閭堪憐母既強視息以願見子之還子亦忍
須臾以思與母訣鼙鼙爲伍桎梏是親已微喘之奄
奄迫夜臺之寂之長安齒髮之倫俱惻生等狐兔之
悲可知臺下地切紫宸春光幽谷豈靳夕奏解此南
冠况朝鮮之役釋放逮繫在詔旨燦如日星而欽恤
之典徧及纍囚於言官豈靳雨露生等特借重臺下
會疏叩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至于遵肆赦而請釋
者既未奉有明綸則從熟審而并上者自應不拘徃
例不然朝廷詔令爲虛文而法司壅閼負重譴矣故
于臺下擬釋之外輒有奏記皆灼見其有可生之路
而不欲使有向隅之失若以一二情罪已確應與衆
共棄者俱據實奏聞以祈酌議無非共襄公平之典
而逆知臺下之虛衷涵納者也仰希鑒照不勝延佇

云云至七月初九日先監領勅審錄至初十日方審
至曹御史除會同三法司具疏外先監曾有奏帖內
稱臣矩本月初十日郊時前到大理寺會同三法司
侍郎等官沈應文等炤例升堂入座會審至廣東司
有斬罪犯人一名曹學程哭告犯人原係御史爲東
事妄言得罪監候十年悔改不及豈敢惜死惟是原
籍廣西家有老母九十餘歲經年盼望生還一面犯
人在監晝夜憂思患病沉重若毋憂死犯人不得一
見忠孝兩失雖死于九泉不成人類望乞欽命列位
轉奏聖明赦宥得生寔全母子二命世世子孫感戴
天恩臣向本犯說你雖係言官因言得罪激聒聖上
况是欽依人犯屢有嚴旨誰敢輕議臣又向各官說
先生每怎麼說有三法司沈應文等說曹學程愚戇
言官不識忌諱罪實自取雖係欽犯不敢輕爲擬議
但東事仰伏天威久已平定本犯監候十年懲創已
深又有九十餘歲老母今遇欽恤大典我每職掌所

關正當仰体聖明大德好生况親本犯皮肉銷鑠氣
息奄奄萬一憂死囹圄望恩無日若不具奏後來難
免溺職之罪理當奏請定奪煩欽使大人轉達天聽
有科道梁有年等說曹學程自知罪戾緣係欽犯不
敢輕議但聖度如天定無留滯况今宮闈疊慶千載
竒逢赦過宥罪無處不及今審稱伊母年過九十朝
不保夕本犯亦奄奄待斃衆所共見幸遇欽恤之時
仰體聖明好生德意合詞上請定奪庶免不言之罪
據此臣又向各官說這事情重大如何批語會議批
語奏請二字神廟在宥有年侍聖母慈聖老娘於
慈寧宮聖母已聞曹御史家有盲母九十餘歲亦惻
然憐之是歲八月十七日神廟萬壽聖節躬詣聖母
前朝謁言及祈天求命之事漸及刑獄註誤之臣神
廟聖性至孝即跪承恩旨至十月內始將

先監遺事紀畧第七

先監陳公諱矩字萬化號麟岡北直安肅縣人生於
嘉靖己亥六月二十九日至丁未年選入泮秉筆高
太監忠名下任司禮監萬曆十一年籍沒馮太監保
時已任典簿後陞監宮至十九年春代藩奉國將軍
廷堂有罪革爵禁錮鳳陽高墻先監奉勅押發既竣
事道經安肅過家上塚有皇華記實詩一卷沿途庶
靜寬恬驛遞感悅皆以佛稱之詞臣中講官惟與郭

明龍正域李九我廷机先生善然一揖之外亦絕不通往來後於市書中得黃離草每披玩歎賞曰真宰相才也先監學術醇正每向人曰我只守八個字曰祖宗法度聖賢道理其存心兢慎如此一日姜士昌有疏偶動神廟怒要行杖處先監憂恤之甚形於顏色蓋自杖三德完時即曾與田太監義力諫未允今豈可當我掌印而又行此事乎正跌坐深念忽被召至爰閣語頗久秘不得聞及出喜動眉宇左手持姜疏右手招官人索黃紙套盛疏發下其旨則神廟御筆行草所書按舊制凡有御批即片紙隻字必用黃紙齊口半套裝盛識尊敬也其仰全君德如此雲南民變戕殺內官揚榮神廟震怒欲詳覈激變狀逮處地方官是時四明沈相公偶註籍惟歸德沈相公入閣即具東達先監先監即本其意密奏曰奉使內臣固仰遵萬歲爺法度不敢妄肆或跟隨下人有不曉事而玩法者若但歸罪有司緹綺逮問誠恐往返路

遠耳目驚慌傳聞不便宜從寬行勘結局遐荒幸甚
神廟嘉納焉福建內官高案進到所獲呂宋器械方
物傳先監擬票着內庫查收先監奏曰此島夷小醜
區區微物着內庫收恐看得聖朝希罕異物也今此
旨宜曰着贓罰庫查收其慎重國體天言如此鎮撫
司刑部所監呈誤諸臣內外重犯先監每以上帝好
生無知入井爲念多曲存培養聖德遇事即諫草多
不存是以潛移默化外廷不盡知也榮昌公主者神
廟之嫡長女光廟之姊也曾與駙馬楊春元反目春
元拂衣歸里神廟怒甚特召先監至御前欲重處內
官外官先監奏曰此閨壺小事不宜上動聖心傳聞
不便遂擬諭閣臣以爲覽東廠事件某不知緣故出
某門往固安縣去訖遂俯允施行及召春元回罰於
國子監演禮以懲之此先監調劑之力又不止調護
士大夫已也萬曆中年凡正月燈市節司禮監掌印
等各購擺設器物書畫手卷冊頁之類進御前一日

先盥偶購得宋人所畫鬼子母揭鉢圖手卷內有楷
書金字寶積經鬼子母失子緣第一百六名人題跋
甚多元趙孟頫跋云佛以自然勝而用智力者以勉
強求西方竺聖設此見靜聖作爲自然勝勉強以之
覺世抑以見佛道之深不獨有功於名教也而後世
人心好善皆賴之云云其畫也黠淡朽素之中神彩
煥發世尊之慈容可掬鬼子母之悲煩可憫鉢內之
鬼以手據地兩目外注欲出不得出之光景宛然群
魔怖之兇狼獾惡眉目如生種々伎倆繁而不紊必
非宋以後人所能贗爲者先盥曰此卷甚好然且未
可進恐萬歲爺疑我諫阻打宮人也遂將大學衍義
補一部同此手卷着人託王伴讀安轉送東宮說陳
矩頂上千歲爺乞睿覽此書暇時并覽此卷蓋于進
奉之中已密寓獻替之意云先盥極愛左國史漢字
學諸書周程濂洛諸集菲衣食淡滋味貌雖不甚魁
梧音雖啞而不揚然白耳黑齒双眸如電昔童時至

京大金吾陸炳一見詫異曰此子功名異日不在我
下而令名過之萬曆二十六年以秉筆掌東廠三十
三年以掌東廠兼司禮監印預卜葬地於香山慈感
庵側建一石塔于塚上曰太極鎮山塔豎一石坊于
墓道前曰勅葬中使神道穴有石門顏其上曰還一
仙洞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辰時在內直房端
坐以逝神廟極爲悼惜准從仁德門寶寧門由廊下
家出玄武門至東河邊將暮仍北上東門西門乾明
門西安門出至箔子衚衕宅特傳造立棺如僧家葬
法以無湮中正樂善令終之美云賜諭祭九壇祠額
曰忠清更給護勅脩載房地數目皆殊典也文武臨
弔送喪者素白塞路壅不能行山陰朱相公賡晉江
李相公廷机福清葉相公向高親詣立棺前祭奠其
文有曰三辰無光長夜不旦其敬慕推崇如此神廟
推恩特將掌家常雲陞乾清宮管事後掌針工局印
管文書官馬鑑師明苗全俱陞暖殿近侍光廟登極

復陞雲隨堂予告先帝陞鑑乾清宮管事先監自秉
筆外廷皆不識爲何如人至癸卯冬妖書一獄保全
善類誠足回天仁能覆物知與不知咸心服也語具
憂危竝議後紀中及丙午秋五年大審至曹學程一
案先監多方婉救極力平反神廟聖孝覽而哀之特
俞允爲具大審平反語中自此士紳益敬愛之先監
每暇即玩味大學衍義補或令左右誦聽乙巳之冬
奏進二部請發司禮監重刊始完惜督刻抄寫者寡
昧無識其中頗多舛錯至今沿習未正良可痛也先
監又最愛周禮恒向左右曰文中子有言如有用我
者執此以往又曰我曾見一書內載宋章聖講周禮
至典瑞有含玉問云何義講官對曰人臣卒給含玉
欲令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但要名不朽何用骨爲
先監每欲將陳鳳梧所刻周禮合集說考註訓雋昭
司解次序勒成一書亦欲奏請重刻而志竟未遂也
先監又篤好易萬曆甲辰偶見坊間售有義經十一

翼乃慈谿傳文兆所著曰太初易古周易玩辭篇觀
變篇觀象篇玩占篇大與舉業不同而推明古易次
序上下二篇十翼十篇將三聖易學闡明可愛漢儒
費直亂易根因剖辨無餘蘊且力主文王作文辭之
說絕與周公無涉先監嘗曰楊雄解難魏伯陽叅同
契劉勰文心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一字及
周公哉兩漢及梁去古未遠爾輩識之及先監卒後
累臣被常太監雲註誤墩鎖又先年曾聞開雍碩老
師說國子監新刊經史不可不買一部累臣既抱罪
無所事遂購得十三經二十一史日披玩之則周公
繫文詞之說誠始於唐之孔穎達無疑矣史記註則
十翼井然前漢志則三古三聖又三國志高貴鄉公
視太學及別史列傳自唐以前都無周公作文辭之
說其孔穎達杜撰費直亂叙不辨已明宋程子以今
易作傳朱子以易作本義柰今繩於牽業拘於大
全誰敢如傳文兆起而議之者耶易也十翼也周禮

也天如假先監數年則表章次第奏刊豈止一大學
衍義補而已哉今上聖主右文極矣惜先臣下落
無先監之儔也惜哉先監遺像在德勝門裏欽賜會
館祠內至今見者多落淚其德望孚人未艾可知先
監九歲選入萬曆丁未年卒享年六十有九其同母
弟萬策中壬辰科進士受先監之訓爲多膺大金吾
陳居恭萬策第四子也誥贈是以及先監之二親焉
累臣若愚曰先監雖內臣乎然其才識品望今古希
有自萬曆辛丑累臣選入得侍左右未嘗見疾言遽
色体雖清癯若不勝衣其處大事決大疑羽翼忠良
仰全君德即賁育之勇雷霆之威不少易者性不好
飲酒凡進食稍暇即鼓琴歌詩或跣趺靜坐自皇華
紀實之外有香山記遊間中紀述惜未刻也至于聲
名貨利了無所好亦不好聚蓄書畫玩好之類嘉靖
庚戌之變薄都城高太監忠披堅執銳扞禦著勞先
監是時十二歲矣目擊心慕是以有志經濟每留意

于國家歲計出入應改折者應蠲賑者時密奏節續
以蘓民用更留心于邊塞衝險士馬登耗會審妖書
曾與大司寇蕭公大亨相談蕭久歷塞上極爲敬服
萬曆乙巳冬遼東撫鎮議招徠流民爲功遂將鴨綠
江以西寬奠以東張其甸子地方數百里棄之
于先監聞之心頗不平惟仰屋竊嘆已耳見遼
左棄地語中至盧大司禮受掌印時其掌家王朝弼
即今之王應朝者潛差張書紳等往撫順做買賣七
宗惱恨之書人言嘖々章滿公車蓋原委根因盧原
不知由應朝私遣也天下事尚可言哉累臣曾見嘉
靖年間詞臣龔君用鄉所著書曰雲岡選稿內載奉
使朝鮮回條奏邊事明悉議開海運復舊遼陽則糧
可直達開原城西老米灣開原與廣寧頗近聲息可
通守邊最易累臣自十餘歲便隨先將軍宦遼陽寓
三年其地理邊務民情風俗至今尚存胸臆間思其
土地瀕海難修邊牆則偵哨獨不可加意乎荏葦蔓

衍而屯田車陣強弩騎射火器獨不可爲正兵爲奇
兵爲守禦乎五年滅賊雖袁督師一言自誤矣然而
無米之炊恐又煩局中者費籌策也全遼已矣痛尚
未復又何有乎棄地何有乎舊遼陽哉西而薊門戚
帥繼光之遺制盡弛春秋兩班修築恐不無鹵莽塞
責也再西而宣而雲而陝以類推之恐山西更甚摠
之崑崙罷匱處之待哺或不甚懸絕也回想我太祖
開國時有河套有東勝有開平有大寧有舊遼陽是
何等幅員何等強盛唐李翱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
下今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豈不痛哉繫臣幽繫園扉
席藁待斃回想先監觸目傷心祇空抱杞人之憂向
誰洒英雄之淚如九廟之靈憐鑒若愚血誠願於伏
法之後遊魂爲變誓作厲鬼俾敵之鐘鼓無聲而我
之敵愾增壯斯生雖無益於時而志或可酬於冥路
即所以上報國恩下雪父耻也繫臣非輕於談兵喜
事之人又非敢輕洩省中之語惟念以羊易牛非胡

懿何以彰主心之仁而楚王太子之賢須鍾儀始能
遠達于晉是以臚列於首不憚疊疊以代嗚哀言善
之遺意云

兩朝椒難紀畧第八

光廟自元配孝元貞皇后郭老娘曾誕公主外有
孝和皇后王老娘誕先帝即封才人者也又今上
本生聖母賢妃劉老娘即孝純皇后也又傅老娘
娘即懿妃誕六公主七公主又西李老娘即誕生
八公主後因公主選婚時始封康妃者也東李老娘
娘即莊妃賢而無出又有趙選侍者未得封號極與
逆賢客氏不合先帝即位之後即矯旨逼縊殺之當

臨命之際將光廟賜過首飾金珠之類列於案桌之上沐浴禮佛西向遙拜痛哭良久從容投繯至今尚以宮人殯無人肯爲申雪客魏仍矯旨將名下答應近侍王亮等數人各加酷責降發南京今見存可問也光廟莊妃李老娘性仁慈寬儉簡重寡言儼若五六十歲者宮中多感頌之名位素在西李老娘前及奉先帝聖旨撫視今上凡起居食息責內外執事愛護閔切勝於親生也者凡願養聖躬勤於學問雖皆由天縱然誘掖獎勸蓋莊妃老娘亦間有力焉承奉徐應元者逆賢之同官徐文輔之老叔先爲承奉副後將承奉正張忠退斥而應元爲承奉正王文政爲承奉副應元既倚逆賢借勢驕蹇每叩見時或揚言自得或詈詈左右全無所忌莊妃老娘爲人謹重寡言負氣憤鬱遂致病薨彼時逆賢法正嚴急宮中間有知是應元氣薨不敢洩也是以應元在鳳陽病死人多快之光廟臨御未久三宮未脩痛哉

先帝后中宮張娘：即懿安皇后也河南生員張國紀之女天啓元年夏大婚禮成之後客氏憚后文明遂於宮中捏言后非國紀之女云是重犯孫二之女也其年秋臺臣游士任以募兵之差已陞辭瀕行特上疏力劾客氏蓋首犯兇鋒之第一人故乙丑緹騎之逮亦首及士任也客氏甚銜恨之天啓三年張娘娘覺有孕客氏逆賢乃逐去宮人之異已者故託不更事宮人答應一日張娘：偶腰痛受捶過度竟損

元子睿胎東宮王娘：京師人西宮段娘：南直人俱無出裕妃張娘：者已有身舖宮膺冊妃禮畢逾期久不乳且與客魏有違言客氏逆賢恚其異已於先帝前力譖之仍矯旨將宮人內官俱逐於外絕其水火獨將妃封閉宮牆之內無所食飲經數日後天大雨尚力疾匍匐於簷雷之次伏啗雨水數日氣絕宮門外看守官人回話奏知先帝將妃革封如宮人例焚化於淨樂堂至今上登極始復封改葬如礼云

成妃李娘者天啓四年二月三十日誕生二公主
是日地大震其後公主薨值中宮張娘偶病范娘
娘即慧妃封皇貴妃者復失寵任娘即客妃封皇
貴妃者尚未誕生皇第三子時李娘間侍先帝寢
偶暗爲范娘乞憐客魏偵知之遂矯旨革封絕食
飲欲如慶裕妃故事仍將內府供用庫管理內官李
謙以爲成妃用事人也即降發南海子尋矯旨殺之
先時成妃見裕妃生餓死遂平居時凡簷瓦磚縫
之中多暗蓄食物至死暗得竊食數日幸客氏逆賢
怒少解姑退斥爲宮人遷于乾西集所居住僅得幸
存至今上登極特復其封號養贍居於慈慶宮後之
某宮此外馮貴人等或絕食勒死或乘其微疾而暗
害之搃因偶有違言誤觸客魏所忌而置之死也在
先帝亦末如之何也已矣誰秉內政而忍令至此極
也嗚呼

正監蒙難紀畧第九

故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公諱安

保定府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

撥司禮監為掌印馮太監名下

天守脩太監杜茂昭管杜陝西

時讀書習做多嬉玩不勤苦杜將監坐於橈上用繩

縛監股於桌之兩脚或書做不中程即以夏楚從事

其嚴督如此及馮籍沒後監以年幼未經退斥蓋張

宏葦邗翼庇護之也神廟二十年後庶知監學問優
博性孤介又有先監矩密薦遂於光廟未膺冊立之
前御點爲皇長子伴讀光廟之乳媪姓曾直隸人也
光廟升遐發引後神主虞祭回進德勝門曾氏長跪
路旁伏塵號痛時禮臣周道登等大金吾駱思恭等
感嘆之見吏科侯震暘疏光廟生母恭妃王老娘
居景陽宮是以母子同住曾氏毫無怠肆光廟髻鬢
曾氏即出宮不入矣萬曆二十九年春光廟移居慈
慶宮從此母子睽隔不相見惟監擁護保衛之功爲
多及是年十月十五日光廟膺冊立後神廟點文兆
爲典璽局印韓太用爲紀事吳進忠爲典璽局寫字
鄒義王安李實等伴讀盧進爲典膳張忠劉忠劉朝
等各爲典兵等局官陳應科王輔等爲近侍及光廟
大婚禮後講讀漸稀佞臣王輔劉朝等日以鼓樂毬
馬弓矢導引獻諛甚而私向外廷指稱令旨以囑托
事情初徐文兆與典兵張忠相爭光廟奏聞神廟震

怒俱降做淨軍墩鎖皇貴妃鄭娘。再三懇赦後知其曲在張不在徐遂復徐原職而張忠遇赦不赦至四十八年七月始釋竟以廢病此張忠非承奉張忠也而徐文兆盧進皆年老病卒先是萬曆四十九年王輔有罪被東廠盧太監受奏神廟下輔法司獄輔在獄益狂肆不悛復將所使小厮打死夜沉於井事發問絞至天啓六年王体乾奉旨五年大審逆賢力救出之後陞天壽山某陵僉書改姓馬蓋輔亦監之讐也所以逆賢臭味同焉初光廟在青宮時偶宮人王秋榮縊死監執欲實奏神廟而鄒義寺恐滋事端遂以病故奏聞於是光廟每憚監嚴直優禮雖加而心踈畏之己卯五月挺擊時光廟令旨称本官云云監視草也神廟賜光廟銀數千兩以慰之始陞監玉帶監是時已久謝病家居凡遇年節冬至千秋等節或入宮叩見一日半日而已近侍魏朝施大用等皆監名下也朝後改名王國陞管事掌兵仗局印天啓

元年爲逆賢所害施大用素占風望氣善躲閃得苟
存監既萬曆年間頻杜門養疾時沉酣典籍無書不
窺每寫扇送相知士大夫而門多正人凡事多效法
先監之所爲先監形不魁梧而耳白過面兩目如曙
星濶口黑齒然聲甚啞十步之外人不能聞監頗效
其啞蓋拘於惜氣養生之術又以爲先監之賢在臯
陶之瘖也人多以此少之光廟登極監匡輔秉政凡
潛邸著勞者各營求美印監惟掌巾帽局一印而納
約自牖知無不言八月初六日周朝瑞疏言慎初三
要光廟震怒欲因金花銀兩杖朝瑞賴監力救得降
調光廟孝養神廟皇貴妃鄭老娘於慈寧宮及保
全父事神廟管事牌子魏學顏胡進常雲等各陞秩
予告及發內帑助邊起鄒元標王德完等議興大工
一月之間善政種々皆監獨力贊導之也監爲人清
癯多病後復人參始漸腴然不甚強壯凡隨侍先帝
朝講皆賴人扶掖始行初移宮時亦曾聽魏朝之言

曲救逆賢之命見客魏始末語中監白哲兩目炯
素與文書房金太監忠契厚金所刊御世仁風列監
名爲逆賢擅政之日此書人皆不敢蓄後金亦蒙今
上眷注陞秉筆御用監印金性寬緩而監性卞急然
同年契愛無踰兩人者也先帝登極月餘客氏寵伊
始曾欽賜客氏人參一袋約重二三十斤逆賢即攘
奪抱赴監直房曰天賜富貴即獻作湯用其趨附諂
諛如此監自泰昌元年八月至天啓元年五月其直
房先在乾清門裏之西南廊後遷住於隆道閣西小
房每稱病靜坐曾蒙先帝御書輔朕爲仁明之主之
字於扇以賜之不常在御前或有事但撓拽一至而
已凡有文書皆趙思張永齡等呈稟監不開口明說
止於膝上或案上用右手食指作畫字寫字形或眼
語頤指非久侍者不能通其意間不能會意而致怒
遭責者比之也初監作伴讀時杜任承天守備叔侄
曾失和先監每調劑之及監侍先帝奏薦杜某舊人

多學陞秉筆未久任以老病死又謀欲於留都改葬
馮太監骸骨未果而罹禍焉監性雖峭直嚴急然頗
樂道人善凡有寸長者皆不忍氓天啓元年三月初
吳光廟陵工大工秉筆高公諱時明者掌內官監印
恐不勝任而辭印之第三疏有曰微臣局量已盈敝
車難以任重云監擊節賞之曰破車碍着好路况
化得妙此誰筆也高公曰本監寫字劉時泰也繫臣
原名時泰避光廟年號改此監曰名下果無虛士老
公宜厚遇之高公至直房隨喚繫臣慰勉以銀兩錢
幣旌之且顧左右曰怎得滿皇城官人都好學讀書
如劉長官我方喜也又先監矩於萬曆乙巳冬奏請
神廟重刊大學衍義補至卒後十餘年始刊完繫臣
曾具單募化同會之人捐資印造焚化一部以慰泉
下供安一部以示永久其單前并言乃己未年罪苦
中語監後見而愛之遂留置之案側凡夙望多學如
邊靜寧趙思諸人間指示之曰此我輩中有志懷水

人也其獎誘後人如此監於天啓九年五月得告既奉旨着掌司禮監印乃眺遊西山辭不即赴其疏有云臣願領罪不領官等語蓋一腔忠憤氣稍不平致小人乘隙攘其印而阻於內又有邪人建議於外而阻其出仍復構謀陷害以畢其命方逆賢欲下手殺監尚懷前救命恩猶豫未忍時王体乾亟欲掌印遂以危言動客氏客氏密向逆賢曰外邊或有人救他聖心若一回你我比西李何如終吃他虧賢意始決遂降監南海子淨軍即陞劉朝南海子提督令代宋太監晉以宋長者不忍殺監而朝敢任之亦以朝平素與監不合也朝到任之後遂禁其家人絕其食飲今日改調某園明日改調某舖漸危迫一二村民不忍監餒或暗餉一糕一餅者即痛打遠斥之監饑甚自於籬落間搜剗蘿蔔袖藏於夜半竊食之又數日不死朝欲徵客魏之喜遂密授意于下手者撲而縊殺之備見崇禎元年十二月內曹太監化淳等

叅丁詔寺疏中初監奉有掌司禮監印之旨也原擬
疏辭奉有溫諭即出不料科臣霍維華具疏規刺監
將抄揭差名下曹公見高公是時高公已居林下頗
爲咨嗟然已無可奈何又經畧熊廷弼再起赴遼雅
敬重監及鄒都憲元標寺後聞監亡咸爲之流涕悼
惜也監受窘未卒之先秋雨霖霖霏微慘黯天日無
光怒風悲號高公徐步簷前仰天太息曰王老爺難
矣又數日復密向繫臣曰我夢王老爺青衣小帽來
見默而不言其必西歸乎主僕私語淚不覺盈下
恐人見隨拭之繫臣得舊唐書列傳曰察有張東之
寺五人不得令終狀誦與高聽又至別讚有曰天爲
籠去將安所更心如刺促收之不忍聽焉至翌日聞
監果死矣時辛酉九月二十四日也其名下惠公進
臯曹公化淳王公裕民楊公春張公若愚寺皆重責
酷刑脩至凡發南京者晝則墩鎖夜則打更曹公寺
數人先在北京更鼓房打更不數月亦發南京又文

書房趙思人數張永齡寫字之舖民皆監之經理本章者及監掌家張和等俱被逆賢害死嗚呼惜哉監之爲人也噐宇嚴毅鶴立昂霄始惑魏朝之言力救逆賢之命而認賊爲子誤中妖媪之焰遂終爲所圖視王侁乾爲道義卒攘其位而斃其命世事糾紛輻輳誠有出于意料外者真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當辛酉五月初高公最先告病候旨詣河邊直房監尚在宮曾具密奏薦留高公內引云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句高公力止之若此奏曾上則高公必繼監受害豈能至今日哉自光廟罷眷西李老娘之遠在東李傅兩位老娘之上監恒不憚見西李老娘之未嘗叩也西李老娘之下用事之李進忠姚進忠劉遜劉尚礼姜昇等諸人招權納賄無所不至既移宮之後便該以正義尊崇神廟昭妃劉老娘之俾先帝朔望朝謁盡承重之礼凡有應議之事間亦奏請一二而施行之亟屏退客氏於外而制

馭逆賢優以金帛隆其虛御可也乃西李既退而客
氏炎王休乾縮胸而逆賢曰盛誰作屬階毒痛中外
哉於此見監讀書極博品極高守真介性極骨鯁有
大臣風其實於經國之大体圖事之機會不無单板
踈漏盖有未能盡善者焉悲夫痛哉當今之世能再
得憐才勉學之人如監者誰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豈非天哉今上登極後即霑恩卹崇禎二年夏曹太
監化淳等復具疏催部覆改祠額名復蒙聖恩錫祠
額曰昭忠爲後世榮也監廣交遊善貿易靈濟公宮
西有布舖一處歲出息若干各處房租又若干是以
雖處青宮冷局二十餘年而財用饒裕未嘗誣也監
善書好奕或輸則必詭著以求勝方已又矜蒲孤
立卞急馭下頗爲知道脫俗者惜之是以知其涵養
尚未純粹如先監矩也或亦各成其是而已矣

逆賢亂政紀畧第十

王侂乾既掌司禮監印逆賢既竊柄遂陞梁棟諸棟
史賓裴昇張文元爲秉筆而殺王太監安復驅逐原
選熹廟張后之劉克敬於鳳陽而亦矯旨殺之擯退
掌東廠之沈蔭而昇宋晉驅逐大臣王紀滿朝薦鍾
羽正等詞臣文震孟等建言劉宗周王心一
等託心腹掌班劉榮結交閣臣沈淮尊上以武暗通線索設
立內操差劉朝胡良輔紀用等往山海關送器械寔

所以開內鎮守之基也巧留客氏於內鈐制宮壺先
殺光廟之趙選侍後殺熹廟之裕妃貴人等如刈草
菅又革成妃李娘之封絕食几死夫以刑餘賤品
而專擅無忌悖逆克殘如此名之曰逆不亦宜乎又
尊引先帝在宮中習放鳥銃天啓二年失記月日有
御前煖閣王進在先帝前放銃三炸將進左手打得
無踪幾危聖駕改陞王進天師庵草場貼場四年六
月十一日午時南方有五色雲起一段鮮明良久漸

散靈臺占曰是爲景雲此喜色也又曰文士入用七
月六科廊災五年三月內上視太學逆賢王体乾擅
改儀注凡賜坐大臣不得賜茶逼先帝速還宮至五
月十八日祭方澤壇回即幸西苑本日申時後中宮
張娘之已回宮客氏同逆賢共在橋北淺處大舟上
飲酒樂甚先帝與体乾名下高永壽逆賢名下劉思
源皆不過二十餘歲在橋北水最深處泛小舟盪漾
上身自刺舡二瑞佐之相顧歡笑若登仙然忽風起

覆俱墮水船上金火壺酒具盡沒當時兩岸驚譁盡
無人色逆賢客氏手足無措逆賢亦自投水然遠不
濟事最先奔趨入水救先帝聖駕者管事談敬寺也
高劉二豎子皆湔斃後贈陞乾清宮管事本年七月
十五日逆賢親赴大高玄殿作法會瞻禮放河燈追
薦之蓋擅推縱淫者逆賢而秉政掌印者体乾也九
月先帝賜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方二寸餘四爪龍
鈕玉筋篆文印九字分三行曰欽賜頌命元臣忠賢

印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每顆金几重二百兩鑄
刻者御用監也篆字者中書也裁金龍印盒則內官
監也先是萬曆年間乾清宮坤寧宮灾皇后之寶被
焚及四十二年福籓之國中宮例有與王妃戒諭一
道須用寶鈐識垂之久遠神廟軫念匱乏命御用監
以梨木雕刻代用之模篆者中書謝稷也終孝端顯
皇后中宮寶未^竟補造是時体乾等頓忘之耶今諛逆
賢乳媪而屑越浪賞殊可惜焉又天啓六年夏体乾

寺奉勅到法司大熟審忍悖祖宗欽恤之意重笞戚
臣李承恩五十以博逆賢一笑其開廷杖之端令重
打萬工部璟吳御史裕中斃於杖下皆衆耳衆目所
共曉者至於逆賢下之掌家王朝用係体乾結義契
厚同年兄子所以逆賢擅政而体乾安二十四款等
疏上而逆賢安及逆賢事敗籍沒其無辜株陷者比
比而朝用復安無非彼此庇護網漏吞舟是之謂已
按南樂相公之通內也實自天啓四年十月初一日

享太廟遲誤被臺省叅劾遂生逼上陽關道始與
逆賢通焉凡有書札皆用閣揭摺子親筆行書外貼
南紅紙簽題目內閣家報釘封鈐曰魏廣微印送至
惜薪司掌家王朝用朝用仍外加封識畫花押差心
腹官人齎送逆賢直房係李朝欽收掌而李永貞石
元雅徐文輔念與逆賢聽各命家丁官人照將姓名
抄小楷摺子藏已袖中崔呈秀之通內也始自呈秀
之舊居停許秉彞導引凡有字帖及點將錄同志錄

天鑿錄俱將原本付朝欽掌而永貞元雅文輔亦各命炤抄小楷摺子藏於袖中每日早齊赴逆賢直房按名回話今日陞官本內有無摺子姓名叅官本內有無摺子姓名面同簡舉罔敢異同其永貞之摺則纍臣所代抄謄者也是以目擊最真蓋傳遞線索捷如桴鼓秉彛係元雅掌家內官監管理大工催攢各省大木者也朝用以逆賢掌家帶銜乾清宮管事凡永貞元雅文輔及劉應坤王朝輔孫進等每日見朝用即叩頭稱老叔其姪王永祿亦奏廕至都督同知則勢燄可知也逆賢奢侈性成服飾僭制出外戴束髮冠端陽懸珍珠牌總而內織染局之掌印齊良臣及南京內守倫揚國瑞等劉文耀胡良輔胡濱等各代爲綉造或褻衣袂褲而金線蟒龍或方補戎衣而蒼龍頭角較藩王止欠一爪比御服僅讓拓黃至於按節令應景製造更從古以來所未有者而晏然服飾恬不爲異且性貪饕善飲啗尤好噉犬肉秉筆涂

文輔或管事劉忠每自鄉間烹來於乾清宮大殿之內以享逆賢既飽飲令其衆名下手奪口噉須臾立盡以爲笑樂說者曰殿內有神明逆賢了不畏懼其恣肆傲誕如此

外廷線索記畧第十一

天啓四年三月十九日科臣傅概叅汪文言既逮詔獄罪不可測計無所出至五月二十九日憲臣楊建叅逆賢二十四罪之疏上矣奉聖夫人客氏者先帝之乳媪也久與逆賢私司禮監掌印王忬乾柔佞貪狠實黨附逆賢之元兇戎首賊害椒紳之主盟國老也與客氏日在御前替逆賢巧法庇覆軟語乞憐而秉筆李永貞等復幫助之凡文武大小七十餘疏槩

置不聽賢既得瓦全便從此改心放手爲惡無復忌
憚實揚公此疏激成之也其後將体乾名下李晋陞
秉筆田玉陞正陽寺門提督李永貞掌巾帽局印石
元雅掌針工局印徐文輔掌御馬監印而文書房之
王敏政李守質楊國瑞寺各賞有差皆酬保安之勞
賢之掌班紀用及劉應坤後差往遼東亦所以酬之
也崑山顧相公等因揚公疏有門生閣老字樣南樂
魏相公於是年孟冬之朔又失誤享廟大典遂與

廷大相水火乃以已意用墨筆間點縉紳便覽一冊
極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者一點閣部詞林則葉
向高韓爌等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
陳子壯錢恪等趙南星高攀龍楊連左光斗魏大中
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員密付逆賢皆
目爲邪黨託逆賢於御前借事擯斥而崑山居然首
揆矣体乾倡言開廷杖時原欲杖林御史汝翥以危
福清林逃未獲偶值皇第三子薨逝之變工部郎萬

燿適際其毒批此本者李永貞從史御筆改此票者
体乾阿逆賢也天啓五年十二月又杖斃吳御史裕
中凡在午門前喝令重打屢換人尚嫌輕者体乾輩
也初替崔呈秀傳遞線索者許秉彝也其年十二月
復逮汪文言至五年春大工吳後逆賢指稱看工催
工名色無日不與呈秀會面即屏人密語移時方散
或授受害人姓名如天鑿寺錄之類逆賢奉爲聖書
心甚悅之以爲崔家疼我替我設法報讐出氣也一

時捏詞獻諛入告者梁夢環李魯生曹欽程等也五
日一比追賊之嚴旨四六駢儷之溫旨皆崑山等所
票擬也閣中俱有底簿可考中書官可證也凡逆賢
良鄉之獎勅誥券文皆內閣詞臣撰擬用紅掩面揭
奏閣有底簿可攷也凡內府衙門及閣揭搭票一應
中旨劄草者王体乾李永貞徐文輔也甲子之冬南
樂魏相公既手點縉紳便覽一本又手寫所欲起用
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

等五六十員各加三圈二圈不等密付逆賢目爲正
人陸續點用至乙丑之後崔呈秀密付逆賢之天鑑
錄者首列東林渠魁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
南星楊漣惠世揚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
允升王洽曹于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東
林脅從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維炳熊奮渭甄淑
等其後又列真爲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
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薛貞崔呈秀閻鳴

泰王在晉揚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大孫國
楨劉廷元开詩教等若干人同志錄者首列輔臣詞
林部院諸臣鄉等則陳宗器韓繼思易應昌張澐等
臺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
華允儒劉弘化蔣允儀侯恂游士任等部郎常博則
賀煊今改名世壽張光前孫必顯江始亨等藩臬俱
失記任子貲郎武弁則趙隆美許念敬張念堂即張
懋忠等若干人最狠最重者三圈次者二圈輕者一

圈也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
兩葉向高天巧星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
面郎君鄭鄴霹靂火惠世揚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楊
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殺星神机軍師
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原不曾詳
開姓名計魏廣微點的便覽該處的並親筆所寫該
用的黃克纘等六七十人即付永貞元雅文輔抄小
楷摺子又崔呈秀遞入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並抄東

林姓名共四箇摺子只永貞元雅文輔三人各袖藏
一本御前傳出削處某人、多驚訝以為聖上怎就
知道某係邪黨某係門戶某係熊廷弼姻家某係劉
鐸宗族某係程註之子只當是東廠密奏事件其後
年月漸久逆賢李朝欽及李石涂亦不甚避人凡行
一事即公然曰某係某錄某摺有名各家官人始知
所繇來俸乾永貞等身在事中纍臣亦目擊耳聞最
悉恨彼時不曾設法暗抄下全名為今日印證耳自

逆賢擅政從來先帝中中旨非由一路而至如闔靡
冗長如寶璽呈祥如元克已放如遼東復內臣鎮守
如處各省考官之類則崑山南樂稿也如朕方云云
而曰云云以擠去南樂如纂修三索引祖宗設立紅
牌一節皆崔呈秀等稿也如先曰挈汪文言及擠蒲
州之去拒高陽之朝皆崑山謀首輔之線索南樂擯
高陽之狠著也譬之鎖未至而鑰已密入捷如抱鼓
外廷何由而知耶天啓六年春諫止內臣鎮守者貴

池丁相公有單疏力言不可以爲分將吏之精神害
一掣戰守之肘害二文武相害陰啖鼓噪害三維請
兵請餉一利查功查罪一利然閔門之計不過一言
申嚴軍法而已我太祖禁內臣不得典兵世廟罷除
鎮守寺語而体乾逆賢憎之遂奏請先帝留中不報
凡留中之本各用白套裝盛寫職名註語年月於外
收於御前大豎櫃內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先帝
賓天二十三日聞御前燒燬字紙甚多想同時一概

焚之矣各人或有疏艸也涿州馮相公票擬樞臣王承光覆差內臣鎮守疏時亦曾具揭力諫然非特疏如貴池所奏也凡彼時閣中送票者文書房李守質揚國瑞王敏政翟國楨等奉匣者侯保山馬昇張完赤等也每至閣中有話硬傳全無敬禮輔臣之体初南樂欲專政遂於告病之際求逆賢密奏先帝特諭分票商量又引世廟時必不敢如此等語又托逆賢請先帝昭神廟時故事用一筆勾法將門戶之人按

所點便覽勾去此事皆李魯生造謀也至於呂維祺張宗衡皆不與南樂同心也又吏部文選司謝陞起用到京見光景不好遂勉完一選潔身勇退且以書勸南樂停止中旨大拂南樂逆賢之意李魯生是以有旨不從中出而何出哉之疏也又史記事黃汝良亦各有書以大義責南樂咸拒而不納也此三事求貞於逆賢處見過原書愛其辭氣袖到直房曾着纒臣抄謄皆實事也乙丑春闈崑山南樂入場主考於

二月十五前後南都臺臣楊棟朝有本糾叅王之臣
元是南樂所寫欲起用五六十人之内惟之臣姓名
有四圈餘者一二三圈而已逆賢力奏先帝遂口傳
特留此實從來異數緣之臣邊才不易得也又萬曆
丙辰進士劉鐸江右名士博學善書廷試日偶飲酒
過當將試卷多寫踰格排列不下讀卷諸官銜名遂
失鼎甲人多惜之歷任刑部郎中天啓乙丑秋陞揚
州知府其在京時曾與旃檀寺矮僧本福往來僧求
鐸寫扇數把適未印圖書後差家人持圖書到本福
處於扇上補用而廣東歐陽暉者亦久與本福來往
偶到寺用拜帖紙寫詩三首内多怨望不平語鐸僕
不解字容本福將鐸圖書鈐暉詩紙尾粘之屋壁被
錦衣衛人偵知揭詩叅鐸會倪御史文煥等憚鐸在
揚嚴明遂托崔呈秀嗾逆賢矯旨逮鐸到獄後詳詩
句内有彈射逐臣等字樣鐸係遷陞官大不類始知
圖書雖鐸姓名而詩則歐陽暉作也遂復逮暉面質

與鐸無干得復任初鐸係獄時見戚臣李承恩擬碎
丙寅熱審又被王侉乾狠打五十心竊憐之密與方
御史震儒極力營救益觸逆賢之怒時巡捕營把總
谷應選者王侉乾之姪婿也與提督張侉乾復巧砌
羅織成獄刑部尚書薛貞將鐸責二十五板授咀咒
祖父母律立決於市今上崇禎元年夏張侉乾谷應
選俱正法二年秋後倪文煥決於西市四月年九月
薛貞庾亡於獄中外始快其報云

